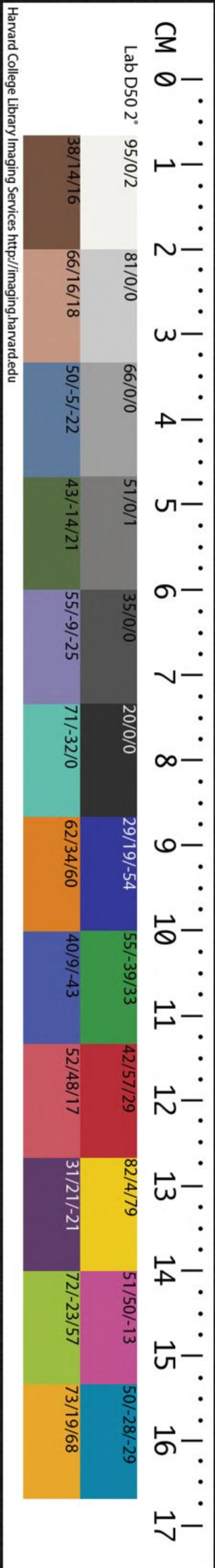


T2514/42386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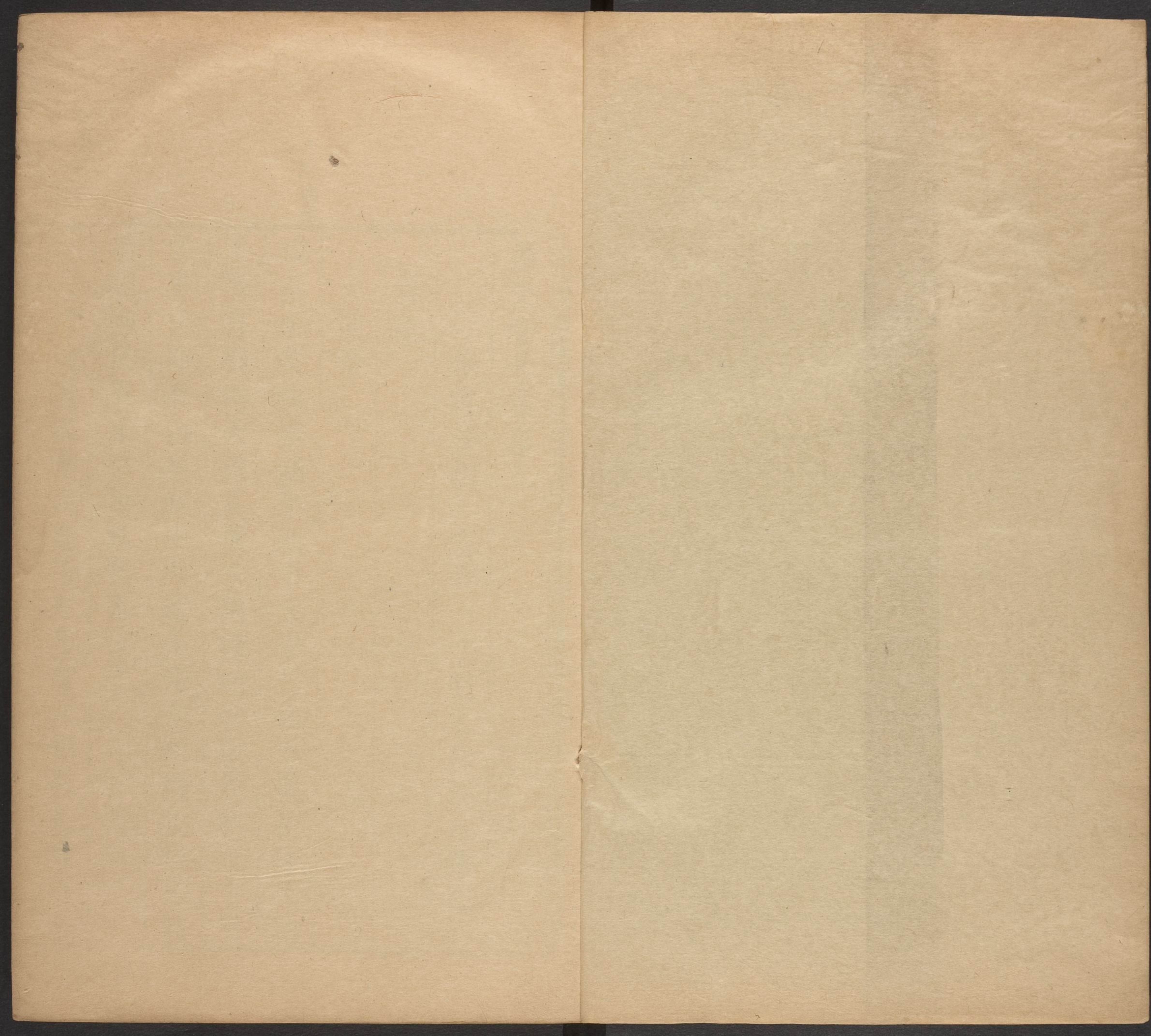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6

NOV 4 1957









讀史管見卷第九

宋建安胡

寅著

明太倉張

溥閱

晉紀

武帝

太元九年

後秦主苻攻秦新平，新平太守苟輔力戰拒守，久不下，數月糧竭矢盡，苻使人謂輔曰：吾以義取天下，豈讐忠臣耶？卿但率城中人還長安，吾欲得此城耳。輔信之，帥民五千口出城，苻悉坑之。

夷考五胡之初，尚詐恃力，非有大相過也，惟符堅

論姚萇詭計取城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十年

論符堅無本

庶幾於君子長者猶不克終姚萇方圖取秦不能仗義假信以收人心僥倖小利以詭計取一城許之生而繼之殺羗祚之不長宜哉

後秦主萇使人縊秦主堅於新平佛寺

司馬氏論堅之所以亡曰數戰數勝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以愚考之此特一事耳秦之所以爲秦在五胡中所謂此善於彼者王景畧雖善治國殆亦法制嚴刑名著非有仁義禮樂以固結人心者未幾猛死其政遂

頽堅又不知務農固本保養百姓而意廣心逸專事并吞覘其安危之形正猶鄭之小駟張豚饋興外強中乾者是安能及身後之計而其得國則以篡弒取之罪積於已而德不及民故君子評之曰符堅一敗而不能復振者無本故也

燕王垂卽帝位

垂之復國何其易哉慕容廆皝雋皆賢君也而暉非大無道如桀紂特置相不善好貨而亾不足掩三世之善也故燕民眷眷舊主猶饑渴之望飲食

下一年

論秦堅恃強  
非道



垂旣夙有英偉之望。一時將佐又多忠良。是以光復舊物。如反覆手。以垂復國之不難。則見秦堅持強之非道。雖得之。必失之。

鮮于乞之殺翟真也。翟遠奔黎陽。黎陽守滕恬之甚愛信之。恬之喜畋獵。不愛士卒。遠潛施姦惠。以收衆心。恬之南攻鹿鳴。遠據黎陽以叛。

夷狄之人。固有君子。義可與也。聖人必謹華夷之辨者。以其大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也。且中國之廣。人材之衆。欲修身者。豈無師友可親。欲治國

論滕恬之愛信非類

者。豈無俊傑可用。何必外交夷狄。而陋中國以爲不足與乎人。而如是。是其心大有所蔽。與夷狄無以異者。故韓子曰。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孔子春秋謹嚴之旨也。翟氏反覆于黎陽。滕恬之之所目擊。而推心愛信。曾不防虞。且晉師北行。恃黎陽爲喉嗑。其任顧不重哉。已旣好田。不恤士卒。而愛信非類。置之肘腋之下。欲不亾得乎。嗚呼。此可爲來世之戒矣。

泰山守張願降于翟遠。初謝玄使朱序屯梁國。自屯



論謝玄節制  
人遠

彭城以北固河上西接洛陽會翟遼張願繼叛北方騷動玄謝罪乞解職詔慰諭令還淮陰

張願之叛視黎陽之事也使晉東不失秦山西不失黎陽郗恢撫定三川而湖陝二戍不動則堯青司豫之地長舍左衽而襲衣冠然則滕恬之之好畋獵不恤士卒愛信丁寧其罪大矣其原則謝玄之節制太遠之所致也玄初宜進據河南爲諸軍聲援則劉牢之必不以孤軍失利挫折銳鋒乃居彭城距河大抵數百里殊非魏武置都督不欲相

遠之意脫前軍有虞安能赴救乎幼度至是如人朝氣銳而暮氣衰者耶

以朱序代謝玄鎮彭城以玄爲會稽內史

武帝道子處此失之矣序才與望非康樂之比不然使玄督青兗序督司豫猶賢于置玄散地也當是時謝石謝琰之徒皆無恙乃廢而不使蓋道子國寶有憾于謝氏寧可感國以快其私晉之衰微自此決矣

詔徵處士戴逵逵累辭郡縣敦逼不已逵匿于吳謝

論國寶道子  
有憾于謝氏

十二年



玄上疏曰，達自求其志，今王命未回，將罹風霜之患，陛下既已愛器之，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絕召命，帝許之。

廉者，貪之所疾也；直者，枉之所疾也；高潔者，卑汙之所疾也；異于已則疾之，無不然者，世之人好瑕疵，隱逸以隱逸者少，貪競者衆也，則謂之曰：人皆仕進，汝何獨不然？無乃盜虛聲以釣高位乎？此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心者也。夫隱逸之人，非必皆抱道懷德，韜晦其才也，但人各有志，好爾或其年

論謝玄營護

齒之衰，或其體幹之病，或經憂患而沮傷志氣，或澹榮利而甘守賤貧，或所見背時，以避鑿柄之殊，或潛龍勿用，以待風雲之會，夫豈一端而已。安可指為純盜虛聲，欲釣高位乎？夫博學多通，必求自試，安道乃不肯仕，其必有所挾，人不知也。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召之，安道對使者破琴曰：幸非王門伶人，何乃見逼？其風度如此，固折腰屈膝脅肩，搖尾之徒，所憎惡也。微康樂公營護之，殆不免於窘束哉。



十三年

翟遼遣使詣燕謝罪燕王垂以其反覆絕之遼乃自稱魏天王

論慕容垂不當絕翟遼

丁零之與鮮卑何以異遼所以反覆不純臣于燕者豈非燕德有關蓋亦自省修德以來之乎况遼已服過而謝是宜加撫納以為南向之資垂乃不忍一怒而遽絕之他日不免興師動衆又未必克其得失難易相去遠矣故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初帝既親政權自已出有人君之量已而溺于酒色委政于琅邪王道子道子亦嗜酒日夕與帝以酣飲

論謝安不明教養太子之法

為事崇尚浮屠親暱僧尼左右爭權交通賄賂

人臣之致身非一義也非元勳宗臣則不當事幼主蔡謨是也有經濟之才則必事初政孔明是也已見其君之賢而願事焉則可進第五倫是也君已長矣而不足事則甘於退管寧是也斥逐非其罪君悟而謝之則不當去夏侯勝是也無罪而被譴君初無悔心即召之則不當出張昭是也違是則皆冒利而蹈患者也謝安石出輔幼君必請母后臨朝者以專自嫌也帝既親政則德之成否責



在安矣。威權自已有。人君之量則可與爲上矣。安宜博選名儒。日侍講讀。以二帝三王之道論思獻納。又擇剛正敢言之士。責以諫諍。陳自古亂亡之戒。糾繆而弼違。如王國寶者。以義斷恩。聲其罪而逐之。會稽王雖與帝手足之親。但當優以寵祿。不使干預政事。至於僧尼左道。一切屏遠。以清朝廷。正綱紀。則帝雖欲荒昏惑溺。其道無從矣。魏晉以來。以智詐威力取天下。無教養太子之法。若聽其自然。無不賢達者。安石雖一代偉人。于此道亦未

免乎滅裂而鹵莽也。故雖建功靖難。而主德下衰。國勢日削。此後覺有志之士所宜知也。

太學博士范弘之論殷浩宜贈謚。因叙桓溫不臣之迹。左僕射王珣導之孫溫之故吏也。言溫廢昏立明。有忠貞節。黜弘之爲餘杭令。

王珣不念其祖之忠烈。而追感桓溫幕府之恩。建議傾邪。固爲罪矣。而范弘之所請。豈合理哉。欲贈殷浩以美謚歟。則浩不當得。考行而謚歟。則適所以貶之矣。

論王珣建議  
後非

五年



十七年

論姚興濫刑

後秦主苻寢疾，姚方成言於太子興曰：「今寇敵未滅，上復寢疾，王統等終爲人患，宜盡去之。」興乃殺統等五人，苻聞之怒。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興未嗣位，而以猜忌，一旦誅勲力舊臣五人，濫刑之禍，不在其身，必還中其子孫，至姚泓而驗矣。」

南郡公栢玄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朝廷疑之，出補義興守，鬱鬱不得志，遂棄官歸。

栢溫謀逆未成而死，是時謝安當國，以栢氏族大，

論晉自亾

而幼子克矯其兄之惡，竭忠王室，所以存沒光寵，而威刑不加，史固已譏晉政之無章矣。靈寶孽子，志趣不常，旣不可廢其才用，又不可助其氣勢，所以處之，使無失富貴，斯已矣。而畀之小郡，生其快怏，以致搖動藩鎮，資假兵力，遂成大亂，晉隨以亾。皆由武帝道子沈湎荒怠，不以事幾爲意，然則非玄能亾晉，晉室自亾耳。

清河人李遠上表請修孔子廟，仍立庠序，收教學者。曰：「事有如賒而實急者，此之謂也。」表奏不省。



修學校，祭先聖，明詩書禮樂以造士，謂有益於當世，自趨利計功者觀之，豈若刑名術數收效之速也。夫收效之速者，致禍亦深。孔子之道，自眇綿亭，忽修之，而至於天地變化，萬物咸若，雖非一日之積，而其成也堅固，其行也悠遠，有終而無弊矣。李遠云：事有如賒而寔急者，遠智足以及此矣。晉朝盍從其言，而命之以學校之事，遠必繼有建明以增光儒術者。武帝道于方與桑門遊，異端惑心，宜正論之不入也。

十九年

論紛陀知所先後

鮮卑秃髮烏孤，雄勇有志謀，取涼州，其將紛陀曰：必先務農，講武禮俊賢，修刑政，然後可也。烏孤從之。

自五湖十國，一僨一起，交爭而並驅，其成就固不足言，而其初必有謀臣勸以用賢才，修政事，務農固本，然後用兵者，彼夷狄之人，豈皆知經學古畧法先王，而其智計知所先後，大抵如此。史紀其言，皆可攷也。特以急於近効，趨於小利，不能久假也，故隨其才智之大小，事力之強弱，為成就之廣狹，興衰之久速耳。况於為天下國家而不用賢才，惟



私是舉不修政事惟意是行不務農固本惟聚斂是急是沮渠蒙遜禿髮烏孤赫連勃勃乞伏熾磐之不若也非惟無以制狄終淪胥於狄而已矣  
尊皇太妃李氏爲皇太后

論武帝率私  
變禮

東晉至武帝九世矣未嘗崇奉妾母蓋以明帝爲則也雖懦弱如康穆皆不敢廢而武帝始率私變禮以敗亂其家法計當時在廷必比周稱贊以爲大孝之德于祖考有光矣而大臣不諫卿士不規雖孝於所生而不孝於宗廟又安得爲孝乎是故

君子議道惡夫飾小名以妨大德者

二十年

道子專權奢縱帝惡之而逼於太后不忍廢黜乃擢時望使居要任以防之道子亦多樹腹心無復鄉時友愛之歡矣中書侍郎徐邈言於帝曰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愧齊王兄弟之際實爲深慎會稽王雖有酣蝶之累宜加弘貸外爲國計內慰太后由是帝委任如初

宗廟與妾母孰重塗之人亦曰宗廟重於妾母矣以妾母者一身之母也何有于宗廟乎社稷與相

論徐邈時于  
輕重之權衡



得為無負矣

王孰重塗之人亦曰社稷重于相王矣以相王者一身之弟也何有於社稷乎武帝逼於太后不忍廢其亂政之弟既不知輕重矣徐邈又從而相之然則邈雖儒者亦昧於輕重之權衡也且漢文之悔淮南私情也世祖之愧齊王不義也豈會稽之比乎徐邈宜啓帝以舜象之事使道子歸國以全兄弟之愛選擇名賢超居宰輔之任使朝廷清明邦家寧謐豈不為孝友之大乎道子不去君臣酣飲益甚武帝以醉遇弒藩鎮稱兵晉祚尋滅邈不

三十二年

燕太子寶初有美稱已而荒怠段后言于垂曰國步艱難太子非濟世之才遠西高陽陛下賢子宜擇一人付以大業垂曰汝欲使我為晉獻公乎段后泣而退曰吾為社稷計主上乃以吾為驪姬何其苦哉垂卒寶即位使弟麟謂段后曰后常言主上不能守大業今竟能不宜早自裁以全段宗后自殺

慕容垂之言正而不知權者也段后舍寶而舉農隆忠謀非私意蓋可從矣寶既不才又有弒母之

論慕容垂不廢寶三晉武不廢意



惡垂危而獲濟。克復先業。一旦捐諸不肖之子。忽哉。垂賢其孫會。使寶以爲嗣。是亦晉武賢其孫通。故不廢惠帝之意耳。

帝嗜酒流連內殿。張貴人寵冠後宮。年近三十。帝戲之曰。吾意更屬少者。貴人怒。帝醉寢。以被蒙面。弑之。詐云因魘暴崩。太子闇弱。道子昏荒。不復推問。

道子不討弑君之賊。亦豈昏荒之故哉。嘗與帝有隙。旣未能忘。無乃亦有意于干天位耶。使其忠存帝室。登時推問。執罪人而戮之。建立琅邪王德文。

道子意干天位

則晉祚靈長已亦休顯矣。智不出此。乃樹立不慧。使大權歸已。又私其子。子復奪之。以召藩鎮之亂。身旣廢徙。國亦隨喪。其未嘗聞霍子孟諸葛公之所爲乎。武帝雖無大惡。特以嗜酒沈醉。一言致禍。禹惡旨酒。周公作酒誥。衛武公賦賓之初筵。而中宗引觴覆之。爲末流之若此也。

### 安帝

王國寶黨附道子。與王緒共爲邪譎。參管朝政。威震內外。王恭入赴山陵。每正色直言。道子憚之。或勸恭



論王恭闇于  
事幾

誅國寶王詢曰罪逆未彰今遽先發必失朝野之望若遂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除之無不濟也恭乃止石勒有言人豈不自知王孝伯旣敗嘆曰我闇於知人故至此嗚呼孝伯豈但闇於知人乃闇於事幾也當入赴山陵之際寶緒諂佞竊管朝權威震中外時所共疾恭以帝舅之尊宜建白而廢黜之道子素懦又方憚恭其說必行旣逐二人即請於太后使琅邪王參輔大政則國勢自尊藩方帖息矣恭能如此上不負武帝用已之意下足慰朝野

之望義理無私安有爲逆之嫌而過聽王珣失此良會他日再舉師則無名與晉陽之甲除君側之惡臣子所不得爲也雖誅寶緒竟爲豎子所敗闇於事幾故也

隆安元年

張掖盧水胡沮渠羅仇事涼爲尚書羅仇弟麴粥曰主上荒耄信讒猜忌吾兄弟必不見容若勒兵向西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吾家世著忠孝寧使人負我我不忍負人也旣而涼王光果殺羅仇

羅仇賢人  
有德

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人死我生之見姦雄猾賊之



所爲曹操司馬懿之心事也。漢高祖號稱長者，唐文皇智勇出倫，猶不免爲此。以是知危幾交急之時，處之盡善者鮮矣。羅仇匈奴人也，乃能反是道，守其忠義而安之，若命不謂之賢人可乎？雖死於讒，事功不就，而其言立，後世未見其比，不謂之有德可乎。

道子忌王殷之逼，以譙王尚之及弟休之有才畧，引爲腹心。尚之說道子曰：「今方鎮強盛，宰相權輕，宜樹心腹。」以自藩衛。道子乃以王愉都督江州諸軍事，用爲形援。日夜與尚之謀議，以伺四方之隙。

蓋司馬尚之  
不明于義服  
之理

道子雖嗜酒昏荒，猶知防虞外患。尚之則宜教以修明政刑，肅清朝廷，使德善流聞，過咎不著。方鎮雖欲稱兵作難，亦何敢遽動。乃布置腹心，以爲藩衛，是以力鬪力，自靡而已矣。夫姦雄之心，可以義服，而難以勢壓。軍師之用，壯於我直，而老於自曲。苟明此理，何止於消伏王殷而已哉。而尚之爲兄弟謀，智不及此，其敗也宜矣。

王恭旣殺王國寶，自謂威無不行。上表請討王愉，司



馬尚之等道子不知所為，悉以政委世子元顯。恭仗劉牢之為爪牙，而以部曲遇之。牢之耻恨，元顯使人說牢之許以恭位號，牢之遂執恭送京師，斬於倪塘。恭臨刑，神色自若，曰：我闇於知人，所以至此。原其本心，豈不忠耶。

論王恭不學

舉大事平大難，未有矜獨智，資一力所能成也。以道子昏荒，猶知布置腹心，而王恭欲匡正國家，近則無計謀之士，遠則無疏附之人，但有一劉牢之，又待之失道，倪塘之禍，又何悔焉。是舉也，蓋惟殷

覬所言為有法耳。恭自以為忠，此不學古之過也。烏有外臣稱兵向闕，而謂之忠者乎。孝伯抗直清修，有宰物之志，蓋美材也。既不學古而誦佛經，信事其道，宜其暗於理，以殞厥身也。

魏主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魏主益智之問，可謂善問矣。李先書籍之對，可謂正對矣。惜先之言未得要領也。夫人主之讀書，與學士大夫異。學士大夫稽古，耻一事之不知，然有

李先之言  
得要領

三年



大志者猶不肯爲，以謂玩物喪志，何況人主日有萬幾，而反從事於簡編之浩繁，則必博而寡要，勞而無功矣。孫權自謂讀書大有所益，而於嫡庶之際，捨攘顛倒，是未嘗知書之統紀也。夫至難知者理也，至難平者事也，知難知之理，乃能平難平之事。語孟五經之傳於世，所以教人明理而處事也。人主苟能玩思一經，而達其大綱，心必正，身必修，家必齊，國必治矣。魏珪用先言，致書籍不謂不多，而其留心者，乃在於鍊丹長生，則黃老之法也。刑殺過當，則申韓之術也。殺人之夫而納其妻，不戒邴歆閹職之事，甚矣。使珪讀書，知所以爲父子君臣之道，豈至弑于孽子，禍發蕭牆，而莫之覺乎？故讀書而不善用者，與無書同，非書之過也。以經術告君而不見道者，與不告同，非經術之罪也。道子有疾，且無日不醉，世子元顯諷朝廷解道子揚州牧，以已代之。道子醒而後知，大怒，無如之何。元顯多樹親黨，朝貴皆畏事之。

挈國大綱，惟忠與孝，此道修於上，則叛亂息于下。



論姚興所見  
明卓

道子秉大政，荒昏廢弛而無忠節，則其子効之矣。元顯廢其父，奪攘矯虔而無孝道，則在外者圖之矣。均是二者，而元顯逆理爲甚，逆理甚則禍彌大。雖呼吸羣小，樹黨自衛，安能勝公義之不與哉。秦主興以災異屢見，降號稱王，問孤貧，舉賢俊，省法令，察獄訟，守令有政迹者賞，貪殘者誅，遠近肅然。

惟天爲大，惟天爲公，惟天聰明，惟天威怒，故有天下國家者必畏天，以帝王雖大，未若天之大也，王法雖公，未若天之公也，一人雖聰明，未若天之聰明也，人主雖威怒，未若天之威怒也，天無不覆而帝王有不及覆者矣，故曰未若天之公也，天無非理，而王法容有不盡理者矣，故曰未若天之公也，一耳一目之用有限，天自民而視聽，何限之有，故曰未若天之聰明也，災渝忽發，非如疾病之可藥也，危亡忽及，非如臣民之可治也，故曰未若天之威怒也，故有天下國家者必畏天道，臣而導君以天爲不足畏，是亾國之言也，天變雖多端，要之不當然而然也，不當然而然，猶父母之顏，不爲康色。



而爲慘愠，人子之心，其敢傲然而不懼乎？天子者，天之子也，事天猶事親也，變異著見，乃教使勿恤，是猶爲人師而教人子使勿畏其父也，於理順耶？人非大愚惑姦佞，則不爲此言，惟王莽以地動爲乾坤翕闢，而劉聰以墮肉爲陰陽之事，此二人者，其應可知矣，則未有談經佐主而建此言，有如荆舒氏者，其末流至於天變動於上，地變著於下，人君無避殿撤膳求言飭政之恭，大臣無引咎責躬避賢遜位之請，至或稱引祥瑞，以蓋其迹，悖經反道，一至於此，而無人敢言，國家泯泯昧昧，入於危亾而終不悟，其術不亦慘乎？姚興羗戎也，而所見明卓，改行八事，以弭災變，而遠近肅然，可以中國而不如羗戎乎？子欲居九夷，蓋有以也。

殷仲堪恐桓玄跋扈，乃與楊佺期結婚爲援，玄恐爲殷楊所滅，告執政求廣其所統，執政亦欲交構，使之乖離，乃加玄都督荊州四郡軍事。

司馬元顯乳臭小子，而斷國大政，亦無智謀之士爲之計畫，豈有藩鎮不和，日欲稱兵，而以土地兵

論元顯速桓  
玄之反



力資之，使益乖離者，玄欲廣其所統，非止爲殷揚  
乃作叛計也。削奪固難，又從而附益之，是速其反  
耳。大抵東晉之亂，皆由不掉。故古人以五大在邊  
爲戒。而賈誼欲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封建遠矣。誼  
之術，亦何世而不可用乎。

涼主光疾，召太子紹、太原公纂、常山公弘。弘曰：「今國家  
多難，吾沒之後，纂統六軍，弘管朝政。紹恭已無爲，委  
任二兄。若內相猜忌，禍至無日。」光卒，將軍呂超謂紹  
曰：「纂有異志，宜早除之。」紹曰：「先帝言猶在耳，吾不忍  
也。」弘果說纂攻紹，紹自殺。纂以位讓弘，弘不受。纂遂  
卽位。

石勒之子弘，呂光之子紹，皆以不忍而致亾。世因  
謂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事爲可行，是以利害死  
生之已形者而論之，不原其本也。使石勒、呂光制  
國有道，兵權不以假人，虎與纂不得而奪之，則弘  
紹之善効矣。旣居弘紹之地，而無虎纂之柄，雖欲  
人之不負我也，其將能乎。不可以二人所處爲非  
也。



四年

纂以弘功高地逼忌之弘亦自疑遂作亂攻纂纂擊之其衆潰遂殺弘

弘能事纂孰若事紹不能事纂則當纂讓位之時何不自取既負顧託甚纂篡弑又欲攻纂而奪之處經適變無一合義者是則呂涼之賊弘爲首而而纂爲從也纂篡位弑君又殺其弟不及一年復爲弟所殺不善之積其可免乎凡篡弑之人非求卽伎伎以怨憾求以貪欲二者皆利心也由利而行日與義遠以此得之必以此失之而小人終不

監也

謝琰鎮會稽不能緩懷又不爲備諸將諫曰賊近在海浦伺人形便宜開自新之路琰曰符堅百萬尚送死淮南孫恩小賊何能爲也既而恩入寇官軍失利恩乘勝徑進至會稽琰出戰兵敗爲下所殺

淝水之捷謝琰誠有功然非偏師獨克也同時諸人各已物故惟琰尚在必以宿功自負以老壯自居所以敗也事變無窮宿功何足負人材繼出老壯何足居不忽衆謀不輕小敵庶乎其不匱矣孔

論謝琰不備戰



五年

子之所慎者三戰居其一語子路行三軍之道曰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其爲後世戒明矣

北涼王段業憚沮渠蒙遜勇畧欲遠之蒙遜謂兄男  
成曰段公非撥亂之主蒙遜欲除之以奉兄何如男  
成不可蒙遜乃使人告業曰男成忠於段王王無故殺之諸君  
成蒙遜泣告衆曰男成忠於段王王無故殺之諸君  
能報仇乎男成素得衆心衆皆爭奮業軍潰遂殺之  
段業無所憑恃因沮渠而有國者也又且付軍國  
之柄於蒙遜矣蒙遜前後陳計皆出業上業不用

卽敗用卽勝是蒙遜運業於股掌之上業將如何  
以誠意信之以隆禮遇之盡其在我者而已旣委  
大權又懷疑忌智不能御勇不能克其及也宜哉  
雖然蒙遜亦可謂無道之甚也雖夷狄相聚爭爲  
雄長彼桀黠者亦必依附義理以爲之名蒙遜至  
以兄爲餌而取其君將欲創業以傳世耶抑爲身  
計而已耶段氏姓也沮渠匈奴也非我族類狼子  
野心夷狄尚不能得之于夷狄况中國乎

燕王盛懲其父寶以懦弱失國務峻威刑自矜聰察



多所猜忌，人不自保。前將軍段璣等夜作亂於禁中，鼓譟大呼。盛聞變，帥左右出戰，闈中爲賊所擊。盛被傷，輦升前殿，申約禁衛，事定而卒。

論慕容盛矯  
枉過止

中道之難執也。自聖人以降皆然。何責於夷狄。然慕容盛美材也。自其少時，已有英識。及父寶失國，播越。盛所謀慮皆中事會，而寶不能從。及寶被弑，盛能復讐，塞人子之責，可不謂賢乎。方諸南燕，備德不恤國難，而乘危自立，豈但加之數等而已哉。恤其矯枉過正，尚威刑，矜慧察，多情忌，不知君國

之道，弛張之宜，遂致變生肘腋，不保其身。且寶之失國，非爲懦弱。盛矯之過矣。正使寶坐懦弱而亡，盛之所以圖強者，寧當以威刑爲尚乎。夫盛未稱尊之時，此三疾者未形見也。及僭名位而短闕，遂彰。一以見人之度量所勝有限，二以見人有天質不能輔以學問而成之爲可嘆也。

元興元年

論秦興蓄疑  
敗謀

秦主興立子泓爲太子，泓孝友寬和，喜文學善談詠，而懦弱多病，興欲以爲嗣，狐疑不決，久而立之。五胡十國皆以戰伐權謀而起者也，而必慕立嫡



之義以自覆亾，非立嫡之罪也。根本不固，權柄不分，壯士健馬，驅馳擊奪于外，而百姓餉軍，畏敵之不給，有一于此，皆足以取亡。顧區區於立嫡，恃以傳久，譬猶人之居室，基址沾危，墻垣隳敗，四隣交窺，而獨以丹雘飾一寢處之地，其安能乎？劉淵之和，石勒之弘，燕垂之寶，呂光之紹，李雄之班，秦興之泓，皆此物也。興既知泓懦弱，不可託國，而卒立之，坐狐疑而無斷，牽於愛也。若有長慮，則必公選諸子，宗族必得其人，雖非嫡長，不愈於他人取之。

乎。故書曰：蓄疑敗謀，疑謀勿成，疑而蓄之，其謀必不中，疑而成之，其成必不久，可不戒乎？

相玄舉兵向京師，劉牢之素惡元顯，恐已不爲所容，欲假玄除之，復伺隙以取玄，故不肯討玄。玄使何穆說之，牢之卽降。玄入京師，稱詔解嚴，以玄搃百揆，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廢道子，斬元顯，以牢之爲會稽內史。牢之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欲舉兵討玄，集僚佐議，參軍劉襲曰：將軍往年反王兖州，近反司馬郎君，今復反相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語畢趨



論劉牢之坐  
失事幾

出佐吏散走。牢之懼，帥部曲北走。至新州自縊。

人以利欲蔽其心者，事幾在前而不能覩，猶目之不能見其睫也。元顯爲執政，夫豈難圖者？牢之欲除之，何賴於玄？使玄成功，其難圖豈不甚於元顯乎？牢之誠有匡國家清朝廷之意，形勢雖逆，當以忠義矢心，聲言相玄興甲之罪，泝流討之。牢之威望素著，方擁強兵，玄所深憚者也。况有劉裕同心協濟，無忌敬，宜皆可倚仗。一舉而破之，必矣。破玄之後，整軍凱旋，君側小人，屏氣惕息，之不暇。安帝

旣癡騃，道子又昏荒，則當權宜請以琅邪王德文當國秉政，收召賢才，更張政事。旬月之間，晉室危而復安。功孰在已之上者？乃懷利心，聽游說，坐失事幾，不知玄旣得志，肯容已耶？三反之責，無以自明。遁逃殞身，非玄能殺之也。此可以爲恃強反覆貪欲無厭之明戒矣。

自隆安以來，人厭禍亂，及玄初至，黜姦佞，擢賢雋，京師欣然。旣而奢豪縱逸，政令無常，朋黨互起，侵侮朝廷，由是衆心失望。



論桓玄植淺  
望深施劣取  
厚

孟子曰、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晉自道子專政、至是十五年矣、重以元顯輕恣竊命、故隆安以來、人厭禍亂、此英雄豪傑有爲之會也、桓玄能遠繩祖武、近憲叔父、乘上流資力、入清朝廷、除其姦蠹、而建其俊傑、削其苛政、而布其惠澤、以匡合扶持之功、成孝子賢孫之美、使區區晉室、亂而復治、傾而復支、孟德仲達之事、褊矣、釋此不圖、而意在篡奪、畧法王莽、又不及焉、植之淺、而望之深、施之劣、而取之厚、非天所與也、此可以爲凶狡不義、求欲

無厭之明戒矣、

西涼主呂隆降秦、初郭麇常言、代呂者王、故其起兵、先推王祥、後推王乞基、及隆東還、乃王尚代之、麇後亦降秦、以爲滅秦者晉、遂來奔秦、人追殺之、

君子循正而行、自與吉會、慮善而動、曰、與福乎、儻或不然、如文王之羸里、成湯之夏臺、箕子之囚、比干之死、亦未嘗不正、不可謂之凶、未嘗不善、不可謂之禍也、夫前知之數、實存於易、文王演易、豈不前知羸里之事、然終不能免、故君子理義而後居、



天命不可必也。二郭璞磨非不有驗。及其死也。皆無術以逃。然則何貴於前知耶。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非術數之謂。乃湯文箕子所由也。若璞前知而在王敦左右。若磨前知而反覆夷狄中。皆非理義也。其及宜矣。

何無忌勸劉裕起兵山陰。以討桓玄。裕問計于土豪孔靖。靖曰。山陰道遠。舉事難成。不如待其已篡。於京口圖之。

聖王急於求賢。取材布在列位。非獨賴其功。得其川也。人之智勇辨達者。負其所能而無所施。其肯飯糗茹草。甘於槁項黃馘者。惟君子而已矣。是故以天下爲度者。必網羅盡取之。隨其所長而任使之。俾咸得自見。天下之治。旣舉而人才無沈埋不遇之嘆。雖有好亂樂禍之人。欲干時而動。而莫與爲領袖。則亦無自而起矣。故野無遺賢者。帝堯之盛也。旁招俊乂者。傳說之美也。濟濟多士者。文王之所以造周也。孔靖無列於朝。一土豪耳。劉裕資其片言。遂定滅玄之計。功莫先焉。衆不可蓋。乃如



此古人所以有朽索馭馬之懼也。靖未爲奇才也。天下之如靖者亦不少矣。惟不在上而在下也。天下所以多事而難平也。

元興二年十一月，卜範之爲禪詔，逼帝書之。帝臨軒遣司徒王謐奉璽綬禪位于楚王玄。玄卽帝位，冊文多菲薄晉室，或諫之。玄曰：揖讓之文，正可陳之下民，豈可欺上帝乎？玄以祖彝以上名位不顯，不復追尊七廟。下承之曰：若宗廟之祀，果不及祖，有以知楚德之不長矣。三年春，劉裕率兵入討，大破玄兵。玄懼，問

羣臣曰：朕其敗乎？曹靖之曰：民怨神怒，臣實懼焉。玄曰：民或可怨，神何爲怒？對曰：晉氏宗廟，飄泊江濱，大楚之祭，上不及祖，此其所以怒也。玄默然。

論卜承之曹靖之言弗審輕重

玄謂揖讓之文，正可陳之下民，不可以欺上帝。是愚弄世人，而不知自民聰明，以天人爲二道。又謂民或可怨，神何爲怒？是厚誣鬼神，而不知害盈福謙，以人神爲二理。於是肆其狡黠，欺誑眩耀，與王莽所行異世一軌，而不自覺。且知天不可欺，民或可怨，豈不知有天下者，必得民心，受天命耶？而數



上符瑞，詐言臨平湖開，逼帝臨軒，奪收璽綬，此非  
民心，非天命也。將誰欺乎？栢彛立忠，溫不克紹，  
至覆族，賴冲蓋之，栢氏復振。玄若謹守臣節，綏靜  
國家，而但立五廟，不亦休哉。不然，雖建七廟，合於  
天子之禮，而不知已之爲篡賊也。楚德亦安有長  
久之理乎？卞承之及曹靖之之言，所謂不能三年  
而察總功，何輕重之弗審歟。

栢玄敗走。

東晉至于安帝，德旣衰矣。栢玄藉荊州世撫之資，  
破堪期，殺顯牢，放逐相王，遂移神器，荆揚土宇盡  
歸制斷。在內無肘腋之變，在外皆同惡之人，計其  
一時氣勢之盛，甲兵之衆，豈易動也。而劉下邳仗  
大義，奮竒畧，才用千有七百人，擊而去之。卒以梟  
滅，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其効之速如此。亂臣  
賊子，曾不懲戒，徒爲英雄豪傑之所資耳。  
裕至建康，諸大處分皆委劉穆之。時晉政寬弛，綱紀  
不立，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裕以身範物，內外肅  
然，不盈旬日，風俗頓改。



乘大亂之後立良法行善政事半古人功必倍之  
劉裕不知書武烈雖剛而文致未優第任一劉穆  
之隨方矯革而裕以身率之未及旬時百官已奉  
法禁百姓耳目爲之一新况大有爲者乎蠱壞之  
時犯難而往濟之治其壞而使之不蠱故蠱卦有  
元亨而天下治之義若時旣蠱當爲而不爲又從  
而蠱之則必大壞而後已觀裕之初其治蠱之功  
如其易則知當爲而不爲以至於大壞者爲可  
惜也

王謐爲桓玄佐命元功衆議宜誅劉裕獨保全之豫  
州刺史刁逵之鎮歷陽也執諸葛長民送玄未至而  
玄敗長民還趨歷陽逵走爲下所執裕斬之宗族皆  
死初裕微薄無行惟謐竒之曰卿一代英雄裕與逵  
樗蒲不時輸直逵縛之謐責逵代裕還直由是裕憾  
逵德謐

善爲天下國家者不賞私勞以明二心之戒不罰  
私怨以容度外之人則公道開而治功立矣古之  
達者誰不率是道劉裕不學旣迷前言左右之人



莫能開導而使王謚逭逼逆之罪。反升台司。刁達因執縛之仇。不免赤族。方圖大事。而賞刑如此。何以聳服在位。貽謀後人哉。

栢玄欲奔漢中。左右皆散。益州督護馮遷抽刀前欲擊之。玄拔頭上玉導與之曰。汝何敢殺天子。遷曰。我殺賊耳。遂斬之。

利者天下之所趨。而貨寶珍玩。又小人之所尤好。故中庸以賤之爲訓。成湯以不殖爲賢。伊尹以殉之爲刑。盤庚以總之爲戒。匹夫本無罪也。懷璧則

罪矣。王莽之未省中黃金尚六十餘萬斤。而竇憲梁冀董卓之滅其貲財至不可殫數。小人所以嫉賢害能。欺君擅國。而饗富貴者。本心爲此而已。其好之也。虞人亦好之。而謂清士必與我同好。清士不從。則又惡之。清士勉從。則又忌之。得失交戰於心胸中。營營不得須臾寧也。豈不可鄙之甚哉。靈寶貪欲無厭。見人法書名畫。田宅之美者。必以蒲博盡取之。乃已。尤好寶玩。珠玉不去手。其情致汗下已甚。而欲建非常之事。且白刃在前。抽冠導以



義熙元年

與之。謂人所好與已同。謂玉之貴甚于死。其冥頑不靈。一至於此。其初亦豈有異於人哉。利之與比。故末流如此。立德立功之士。可不窒欲清心。防其漸乎。

玄既死。劉毅以大事已定。不急追躡。栢謙栢振復聚黨。攻陷江陵。振見帝於行宮。躍馬奮戈。直至階下。意欲弑帝。謙苦禁之。遂下馬致拜而出。謙帥百官奉上璽綬。及毅軍至。謙守江陵。振引兵與魯宗之戰。毅進江陵。謙弃城走。振聞城陷。奔沮川。謙遂奔秦。

論栢謙爲義不終

栢謙之刺荆州。雖元顯意。然朝命也。方玄之西。兵以至廢帝。謙未嘗用事。特拒劉裕一戰耳。未有大惡也。及栢振欲弑帝。謙又能力諫止之。率羣臣上璽綬。若因是自拔。殺振而奉乘輿。反正非惟忠國。又亢其宗。使父冲祖彝雪耻於地下。而南郡大族免以叛逆。而夷豈不善乎。乃爲義不終。卒與振合身無所措。逃奔外域。還寇舊都。至於喪元。君子貴知幾。善能復。夫幾者。吉之先見。在勸振之時。復之可行。係討振之事。謙既得而失。迷而不復。故復之



上六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其謙之謂乎。

秦主興以鳩摩羅什爲國師。奉之如神。

師之爲名。教我而我做。法之者也。興於鳩摩羅什。師其言乎。則梵語胡言。譯而後明。非所以出教令。修法度也。師其行乎。則不飲酒。不茹葷。非所以待臣下。訓軍旅也。師其威儀乎。則髡首偏袒。服壞色衣。非人君所當爲也。師其道乎。則無父子夫婦君臣三綱。淪絕。非治國所當用也。抑曰。吾遺其外而

師其內。舍其迹而師其心乎。則外者內之表。迹者心之顯。非有二致也。夫石虎姚興皆有過人之資者也。佛圖澄習於石。鳩摩羅什習於姚。兩主不能辨察。而奉之如神。化其國俗。信向特甚。皆不能二世而滅。其效亦可觀。而爲後世鑒者矣。

劉毅嘗爲劉敬宣參軍。時人稱其雄傑。敬宣曰。此君外寬內忌。自伐尚人。若一旦遭遇。亦以取禍耳。毅聞之恨。及敬宣爲江州。毅言於裕曰。敬宣不預建義。宜令在後。聞已授郡。實爲過優。復爲江州。尤用駭惋。敬

論石虎姚興  
同惑



宣不自安自表解職

人苦不聞其過，聞之患不能改，有過不能改，而又憾夫議已者，民斯爲下矣。劉盤龍以雄豪自許，心不服裕，蓋將有爲，必不徒然也。人評其短，所宜反躬內省，去所短而圖所長，則德慧日新，而智術日明。于以用人，人必爲用；于以建事，事必有成。今毅於敬宣故所事也，敬宣之言，又深中其病。毅乃介然挾恨，使敬宣避職而畏已，然後快於其心。他日又以一食之愆，廢徙庾悅，克伐怨欲，皆必行焉。其

能免乎

南燕主備德寢疾，引見羣臣，議立超爲太子。俄而地震，百僚震恐，備德亦不自安。還宮疾篤，段后問超可立乎，備德開目頷之，乃立超爲太子。

兩漢賢主，始卽位卽制陵邑，不以爲嫌也。况於建儲立嗣之大事乎，固無疑忌遲留之意也。故始卽位，卽立太子，不以爲逼也。夫此當承平無事之時，尚不可緩，况國家多故，外難方殷，而翫歲愒日，必待倉卒而後定乎。備德無子，使超不歸，意豈無所

論南燕主不  
以之咎



屬慕容氏亦必有賢材可繼已者矣不幸超自遠而至又能矯情飾貌以中備德之心而其不足以保燕者天地實告之故方擬議之時地忽震動其做戒豈不著明哉備德心固知之以疾所困欲變計不可也則喑鳴領首而已此不豫之咎也豫之義三逸豫者人之所悅猶豫者人之至戒備豫者君之善政孔子曰事豫則立備豫之謂也

初魏主珪滅劉衛辰其子勃勃奔秦秦高平公沒奕于以女妻之秦主興見而奇之以為安遠將軍使助

沒奕于鎮高平以三城朔方雜美三萬配之興弟邕曰勃勃奉上慢御下殘貪猾不仁恐終為邊患興不聽待之益厚及秦魏通好勃勃怒乃殺沒奕于而并其眾自稱大夏天王

論姚興不當  
以勃勃以人

勃勃奔秦姚興既奇其才而眾言其奉上慢御下殘不可近興將奈何欲殺之乎則無義姑存之乎則生患不若因其才而用之猶為適中其失在於授以大眾爾亦才與興比興不得而畜之乎初沒奕于憐其來而女之至是勃勃襲而殺之漠無甥



窮之情，何有於秦王，故忘族類之殊，忽野心之戒。昔雖夷狄不能得之於夷狄，况中國乎。

南燕主超母在秦，遣使請之，秦主興曰：符氏大樂，諸伎悉入于燕，燕今稱藩送伎，或送吳口千人，乃可得也。超與羣臣議，左僕射段暉曰：不如掠吳口與之。張華曰：侵掠鄰國，兵連禍結，非國之福。陛下慈親在人掌中，豈可靳惜虛名，不爲降屈乎？超乃稱藩奉表于秦，秦使韋宗報聘，超議見宗之禮，華曰：宜北面受詔，羣臣不可。超曰：吾爲太后屈。

論燕超孝張華忠

慕容超以母未歸之故，違衆言，降尊號，稱藩于秦，方之大舜視棄天下如弊屣，豈曰遠之云乎？嗚呼，超可謂孝矣，然非張華決議，以兵連禍結爲非福，以慈親在人掌握爲大憂，以虛名不足惜爲輕重之分，以感動超心，則超誰與成其孝？嗚呼，華可謂忠矣，華忠於下，超孝於上，稱臣下拜，慈母遂歸，孝通神明，忠行蠻貊，超與華可謂咸有一德矣。昔漢高帝不知出此，忍其小忿，以成至德，瞻胤上無兒子之心，臨廣武無降屈之言，分一杯羹，何道之悖。



四年

論郊祀變異  
國家凶徵

也。謀臣有良平，鬪士有信越，亦不能如張華出一語以啓帝意，而增益聖孝者。然而漢高以興，垂四百祀，燕超享國不四五年，身爲俘囚，服刑都市，成敗禍福懸絕如此，理不可曉，豈天數耶？抑人事耶？此固尚論者所宜詳慎而不可苟焉者也。

南燕主超祀南郊，有獸如鼠而赤，大如馬來，至壇側，須臾大風晝晦，超懼大赦。

郊之爲禮，天子所以對越上帝也。上帝雖無情，而感應之理，如響之從聲也。若其保佑景命，則將事

之時，風雨不作，宇宙澄霽，嘉祥協氣，若顧若荅，否則反是。考之方冊，自古郊祀而有變異，不得成禮者，惟慕容超與楊廣爾。二人者，旋踵而亡，且受誅戮。然則郊祀而有變異，乃國家亡滅之大徵。中庸所謂必有妖孽者，可不深加儆戒而重有修省乎？慕容超方且政刑不恤，游畋是好，杜忠良而讒諛進，暗聽受而勲戚離，未嘗知憂，未嘗知懼。矧此大異又在貶尊爲母，孝道光揚之後，天之報施，若有震怒然，超於此尤宜三思致之之由，而終焉是忽。



五年

論南燕亾形  
見于此舉

使區區小孝不足以贖覆亡宗廟之大罪。悲夫。南燕主超以大樂不備，議掠晉人以補伎，韓諄諫不可。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

超之所爲是不可解者也。自有大樂捐以與人，乃侵掠強鄰以補工伎，此猶出已帑藏賂諸敵國，復歛百姓以實府庫，何其愚也。縱以太后之故，舍輕取重，不惜先代遺音可矣。何至俘虜鄰國之良人子女，使爲俳優侏儒乎？超前此未有取亾之道也。爲此舉然後亾形見矣。

劉裕伐南燕，南燕大敗。司徒惠請乞師于秦，衆議恐秦不能救。惠曰：秦與我分據中原，勢如唇齒，安得不救？但不遣大臣，則不得重兵。尚書令韓範爲燕秦所重，宜遣之乞師。超從之。

方是時秦強燕弱，燕受秦惠而未報也。而慕容惠謂分據中原，勢如唇齒，何言之誇而不切於事情歟？秦歸超母，豈徒然哉？固將以柔屈燕心而取之也。超母在秦，一老嫗耳。秦何利焉？歸之於燕，則莫大之恩也。夫施而不求其報，惟盛德爲能，而秦興

論慕容惠之  
言不切事情



固亦羗戎之桀黠者耳。豈無責報之心乎。正使劉裕不伐燕。秦亦且造事而啓釁矣。

初燕中衛將軍馮跋得罪於燕主熙。熙欲殺之。及熙送符后葬。跋遂作亂。推慕容雲爲主。閉門拒守。熙還攻城。不克而走。爲人所執。雲殺之。遂卽天王位。復姓高氏。自以無功德。常蓄壯士爲腹心。未幾爲左右所殺。衆推跋爲主。跋讓其弟素弗。素弗辭。跋乃卽位。以素弗錄尚書事。素弗少豪俠。放蕩。嘗請婚於左丞韓業。業弗許。及爲宰輔。待業尤厚。申拔舊門。謙恭儉約。

論者美其有宰相之度。

論高雲墮馮跋計中

高雲初無取國之心。事起馮跋。雲若見幾。當跋之請。拒而不受。可也。跋姦人也。旣弑其君。而不欲當其名。故以雲蔽已。脫有唱義靖亂者。則歸獄于雲。人情無變。則殺雲以自取。惜乎雲之墮其計中也。平陽君豹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雲非慕容氏之親賢勲望。坐而得國。可謂無故之利矣。使其率道。猶不可保。而疏忌馮跋。別樹腹心。段業之亡。祇目前事。而雲不知鑒焉。其及也。宜矣。素弗夷狄之人。



也乃能不念舊怨濟以恭約躬率於上不事威刑  
中國得志之士有不及焉可不謂賢哉

初魏主珪見賀太后之妹美殺其夫而納之生子紹  
兇狠無賴珪嘗譴責賀氏欲殺之紹年十六弑珪于  
天安殿

論拓跋珪有  
二大罪

拓跋珪殘忍多殺不善之積其事好遂一矣殺人  
之夫而納其妻且姨母也能無怨乎怨毒所鍾其  
子得之出乎爾者反乎爾二矣是歲四月恒山崩  
珪不以爲戒既而雷震魏天安殿東序珪以衝車

攻兩序盡毀之是與天敵怒也三矣一人而有三  
大罪所謂自作孽不可逭者弑逆之禍乃在天安  
詩云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書曰惟天明畏而或者  
忽於天變亦獨何哉

劉裕既平南燕忿其久不下欲盡坑之韓範力諫然  
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没入家口萬餘

劉裕非有弔民伐罪之意爲晉復境之畧也假仗  
兵威張其功烈脅服遠近以圖篡耳是以既克廣  
固肆行誅殺亦由天資鷙猛輕狡無行又不知書

六年

論劉裕不仁



故不能勉於仁義之近似者而致然也。使其選建賢材，分治其土，布惠施仁，削除苛法，以誤國而斬張華，以阿諛而斬李宣，以敗政事而斬公孫五樓。豈惟燕人慰悅感服，德威旁暢，秦魏之人亦且延頸企踵，有來蘇之望，而拓跋氏姚不得高枕而卧矣。孟子曰：不仁之人，或可以得國，未有得天下者，於裕見之矣。

初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循乘虛襲建康。循甚不樂此舉，無以奪其計，乃從之。順流而下，舟艦甚盛，既

徐道覆不能擇主

聞裕還欲退，道覆固爭，乃進至淮口。道覆請於新亭焚舟而上，循曰：不如案兵待之。道覆嘆曰：我終爲盧公所誤，事必不成，使得爲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

徐道覆爲盧循畫策，無不善者，使循能用之，亦劉裕之勍敵也。然道覆長於料敵而不能料主，知循不足與有爲而強爲之謀，豈惟不能擇主亦不能處已矣。古人有言：三折肱爲良醫，惟伐君爲不可。故曰：師必有名，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殷仲堪楊佺期王恭桓玄以誅君側爲名，猶不克濟。試問道覆



以盧循舉兵向闕，人之稱斯師也，謂之何哉？是時劉裕方匡晉室，亦一時之雄也。道覆爲之驅馳，豈不什百于事循哉？然則道覆雖能謀善戰，直一賊耳。

七年

初，劉毅在京口貧困，與知識射於東堂，司徒右長史庾悅奪其堂，悅厨饌甚盛，毅求子鵝炙，悅怒不與，毅銜之。至是，毅督江州，奏解悅都督將軍官，以刺史鎮豫章，符攝嚴峻，悅忿懼，疽發背而卒。

論劉毅度狹

盤龍自許雄傑，不肯降意於劉裕，然觀其以一言

而憾敬宣，度既狹矣。及庾悅之事，是以簞食豆羹之恨，介介于中，待勢力可行，然後報復，持此欲敵劉裕，譬如黃鷄矜爪，甬於鵬鶻之前也。而庾悅殺身，豈無以致之乎？方奪射堂之時，悅貴而毅賤，又靳一炙以辱之，使毅而長者則可也，不然，耻匹夫而無後慮，難乎免於其恨矣。悅既有此，則宜委而去之，歸身於朝廷，毅亦安能相及？乃進不能強，退不能弱，忿懼而死，其自取之哉？孟子曰：人待我以橫逆，必自反也。悅以無禮而得報，不知自反，未聞



君子之道也。

劉毅既據上流，陰有圖裕之志。求兼督交廣二州，以郗僧施為南蠻校尉，裕皆許之。毅至京口辭墓，胡藩請因會取之。裕曰：「其過未彰，不可圖也。」毅至江陵，多所變易，會疾篤，僧施等恐毅死，其黨危，勸毅請以弟藩為副。裕偽許之。藩入朝，裕殺之。遂帥諸軍擊毅，毅兵敗縊死。

論劉毅操心不靖

劉裕欲圖毅久矣。胡藩請因其辭墓而取之，豈不甚易而裕曰其過未彰，是未有取之之意也。曾未

數月，乃遽西伐，則郗僧施為毅謀而致之耳。僧施者，超之從子也。習見叔父為相，溫畫謀，恐毅死而身危，故勸使請藩，不知適所以速劉裕之兵也。叛逆之後，如沈勁者，千人而一。僧施之徒，以利害為心，無足責也。而毅操心不靖，有以來之，賓主相迷，俱陷大難，豈不為後人之監哉。

豫州刺史諸葛長民監太尉留府，驕縱貪侈，所為多不法。常懼裕按之，及聞毅死，益不自安。弟黎民勸其因裕未還而圖之，長民猶豫久而嘆曰：「貧賤常思富



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爲布衣豈可得耶遺冀州刺史劉敬宣書曰盤龍專恣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以其書呈裕

論諸葛長民  
好利行險

小人之殺身未有不以好利而行險者也長民旣與劉裕同心委體又已富貴矣復生異慮是將何圖借使敬宣相從爲亂其權任已隆必不爲下則長民亦不免事人曷若一與劉裕相終始哉夫以驕縱貪侈所爲不法而懼裕之不已容敬宣又安能容已耶又曷若勿驕勿縱勿貪勿侈動循法度

之無懼而可安耶是故君子檢身行法以義勝利雖處富貴安有危機小人之所以必履危機者以不安貧賤而思富貴故耳

太尉裕還前刻至日每淹留不進公卿頻日奉候輒差其期一夕裕輕舟徑進潛入東府明旦伏壯士于幔中引長民却人閑語凡平生所不盡者皆及之長民甚悅壯士自幔後出殺長民於坐輿尸付廷尉劉裕身都將相手握強兵雖時暫出征腹心在內正使諸葛長民聚衆爲亂自當戒嚴入討况方聞

論劉裕典刑  
骨謬



異意形狀未彰，亦何必匿形詭行，伏兵而取之哉？  
既不聲言其罪，更以其尸送諸廷尉，何典刑之悖  
謬耶！自此左右之人，眄眄相伺，推心委體，誰復自  
信，以此効一官帥一旅，尚非安身之道，而能奄取  
大器，不曰幸乎？

司馬休之在江陵，頗得江漢民心。裕惡之，休之子文  
思在建康，會有司奏文思捶殺國吏，裕宥之。休之上  
疏謝罪，請解所任，不許。裕執文思送休之，令自訓厲。  
意欲休之殺之，休之但表廢之，裕由是不悅。

劉裕狡險  
克

荆州重鎮，劉裕若不欲假人，則勿以授休之可也。  
既已授之，又惡其得民心，是休之進不得爲循良，  
以猜見誅，退不得爲罷軟，以罪被殺矣。文思捶死  
國吏，有司之奏云然，未必有也。誠使有之，自朝廷  
公道行法，休之亦何怨哉？乃宥而不治，使休之除  
之，休之以是故，乞解所任，表廢文思，處已盡矣。而  
裕怒其不殺，甚哉裕之爲人狡險忌克也。烏有抑  
人自殺其子耶？孔子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楚靈  
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予乎？裕獨無子耶？處心



積慮若此，其子孫不善之應，亦云酷矣。後之人猶不監也，悲夫。

南涼王儁檀討唾契汗乙弗等部，使太子守樂都河，南王熾磐襲之，虜其妻子，徙其百姓。儁檀退無所歸，遂降于熾磐，歲餘，鳩殺之。

按儁檀稱為善用兵，纔一勝姚興耳。與勃勃戰則敗，又五與蒙遜戰皆敗，卒大敗於熾磐，遂亾其國而殞其身。然則韋宗所謂奇才英器、明智敏識者，殆見之不盡也。且言秦之羣臣無儁檀比，雖以天

論韋宗譽儁檀六過

威臨之，亦未保其必勝。于以見儁檀先雖事秦，秦終不能有。韋宗知之明矣，而其譽儁檀則過也。今以其事覈之，儁檀殆亦狡譎機辯，言逾其實者。宗為所蒙覆而不能察也。孔明一代偉人，猶失於馬謖，故以言取人，真古今之難事歟。

裕收司馬休之子文寶，文祖賜死，發兵擊休之。

劉裕欲取晉，而休之居上流，非已利也。故討而去之，然亦太無道矣。雖欲加之罪，不患無詞。裕所奉之詞，必以文思擅殺國吏也。文思在建康，休之在

十一年

論劉裕逆人心辨



江陵既非同情，父子有犯，亦不相及。况休之請解所任，表廢文思，又以引咎待命，了無一事可假而聲之。一旦誅其二男，發兵出擊，無道若是不亦逆人心，拂天理乎？雖戰勝攻克，得志一時，而後嗣相屠，殆至絕滅，亦何利耶？古之人所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使魏晉五朝之君，稍知其義，亦或少省矣。

休之奔秦，秦主興以爲揚州刺史。唐盛曰：符讖言司馬氏當復得河洛，今使休之擅兵于外，若縱魚于淵，

不如留之京師。興曰：苟天命所在，誰能違之？脫如讖言，留之適足爲害。

姚興可謂賢矣。使休之等叛晉而來，執而送之，可也。戮諸境上，可也。今以不咎於劉裕之故，則事異而情殊矣。故予之兵，授之任，無收納叛亾之嫌，而有護持晉宗之美。又能不信讖緯，猜忌來者，大度廓然，非夷狄所能爲也。

裕伐秦，假道于魏，魏之守將驚走，魏主嗣遣使問故。裕謝曰：洛陽晉之舊都，而羗據之。諸桓宗族司馬休



論劉裕欺心  
欺人

也。之等皆晉之蠹也。而羗收之。今將伐羗。非敢爲不利也。

裕謂羗據舊都。義當討伐可也。而以司馬休之爲晉室之蠹。何自欺其心。又以欺人耶。詩不云乎。鐘鼓于宮。聲聞于外。裕方入闕。猶未克也。而勃勃已料其不能久留。王買德崔浩已料其歸必篡。心事露布千里之外。知之莫可掩已。方且聲言休之蠹晉。誑于魏人。不知爲晉患者。定誰氏耶。掩耳盜鐘。適足以爲敵人所笑耳。

裕遣王弘還諷朝廷求九錫。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昔從北來。由是愧懼發病。

論劉穆之死  
與荀彧同

劉穆之之死。與荀文若大同而小異。不及時推戴。此其所同也。曹操九錫。由董昭獻言。而劉裕九錫。則出於己意。此其所以異也。或穆之爲人腹心。所圖者何事。主公之年。各垂六十矣。彼其欲速之心。以日爲歲。而荀劉不知。首發大議。智有所困。以爲他人功。穆之雖無董昭者先之。而事幾已失。縱裕不見殺。其待之必薄。不得爲佐命元功。而讒間所



由入亦歸於死。此穆之所以愧懼而卒也。嗚呼。爲人謀不善事。其難如此。彼漢高光武之臣。豈有此患哉。

齊郡太守王懿降魏。言劉裕在洛。宜絕其歸路。可不戰而克。魏主嗣以問崔浩。浩曰。今雖有精兵。諸將非裕敵也。不如靜以待之。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陛下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爲國家有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

九州之離合。其有數耶。抑人事耶。人事之不至。是

論九州離合  
有數

則數耶。劉備爭荊州。曹操已入漢中。可以取蜀而不取。劉備敗于巴峽。陸遜乘勝勢。可以追而不追。類有使之者。疑天數也。魏嗣若有南窺之志。當劉裕西師。豈非天與之良會。縱不擒裕。亦足以蕩搖而破散之。此理甚明。而爲崔浩所持。使裕來往安舒。如涉無人之境。豈非天平。或曰。劉裕平桓玄。取南燕。破盧循。殺劉毅。走司馬休之。功烈甚大。亦何惡焉。曰。裕本心爲圖晉。不爲興晉也。迹其行事。徒恃其詐力。無當于人心者。是以可惡也。魯桓公遠



與戎盟。春秋書至以危之。魏之君臣誠能先據彭城，斷其歸路，要擊其中，追躡其後，裕得脫身幸矣。豈不危哉。

裕至潼關，王鎮惡請帥水軍泝流而上，以趨長安。裕許之。鎮惡至渭橋，身先士卒，大破秦軍。秦主泓降。鎮惡性貪，秦府庫盈積，盜取不可勝紀。

心無二用，則思慮精而智術明；中人以下，亦足以自持；心有二用，則物欲重而智術蔽；中人以上，亦足以取敗。方鎮惡之未入秦也，身先士卒，不避艱

論王鎮惡貪

難，何其持軍嚴厲，志篤也。既克長安，功無與二，檢身律下，以待裕至，裕必有以處已矣。乃意在貨寶，竊取爲藏，以磊落之才，爲攫金之行，一何鄙歟。功成而意滿，財盛而氣昏，向之嚴厲專精，變而爲驕怠貪鄙，莫覺莫悟，死于匹夫之手，自古如此者多矣。可不戒哉。

裕東還，以次子義真爲都督雍梁秦三州諸軍事。時年十二，留王修爲長史，王鎮惡爲司馬，沈田子、毛德祖爲中兵，參軍傅弘之爲從事史。關中人素重王猛，



裕之克秦，鎮惡功爲多。由是南人忌之。田子弘之譖於裕曰：「鎮惡不可信。」裕曰：「今留卿將士精兵萬人，彼爲不善，正足自滅耳。」裕將行，又私謂田子曰：「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

論劉裕重小人

劉裕真小人哉！以關中人素重王猛，而鎮惡其孫也，故寵以龍驤之號，畀以上將之符，藉其威聲，以克西土。及得之，則猜忌生焉。旣納田子譖言，且謂之曰：「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是以南人自爲一黨，弃鎮惡而不恤。此何心歟！義真年才十二，旣不

能制御諸將，而沈傳諸人，權均力齊，莫相統一。是裕以辛勤得之，而以猜忌失之，蓋其心不在於有秦，特欲立功于外，以脅服于內，遂其篡立之計耳。仁義不施，誠心不著，專以權譎武力行之，操心如此，而欲建久長之基，不亦遠哉！前史以輕狡無行目裕，蓋盡之矣。

裕以世子義符鎮荊州，張劭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宜處外，乃以義隆代之。」以王曇首爲長史。裕謂義隆曰：「曇首有宰相才，汝每事諮之。」

十四年



義符世子也。國之儲君之副，代已者也。遺之以忠賢，教之以道義，則待世子之道也。義隆諸子也，付以方州，得可爲方州者，助之足矣。乃曰：王曇首宰相才也，汝每事諮之，是啓藩王覬覦之端矣。此裕不知古訓之過也。

裕以讖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乃弑帝而立瑯邪王德文。

聞有憫人國亡，扶而興之者矣。未聞滅人之國而爲已國者也。聞有憫人世絕，求而繼之者矣。未聞絕人之世而昌已世者也。以仁言之，則無惻隱；以義言之，則無羞惡；以禮言之，則無辭讓；以智言之，則無是非。無是四者，不可名之曰人。而亂臣賊子，冒利而行，以成爲功，以得爲能，國隨以亡，世隨以絕，亦不顧也。帝王旣遠，聖人之道衰，上無遏惡揚善之人，下無伏節死難之士，遂使凶姦狡桀之徒，相推相奉，恣肆而無所忌。此志士仁人所以撫卷而太息也。劉裕嘗自言曰：我當橫尸廟門，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以此激勵士氣，遂破盧循，及西



師攻秦，又以司馬休之之徒為晉蠹患，而秦收之，以為秦罪，遂擒姚泓，莫非仗義為已聲譽。今而欲速，遂行弑逆，取國如此，而欲子孫永保用享，是以天為茫昧，而無虧盈禍福之道也。苟不以成敗得失論事，一以義理斷之，則千古是非，如指諸掌，而不知所去取矣。

清河後人張紹祖重校

讀史管見卷第九

終

讀史管見卷第十

宋建安胡

寅著

明太倉張

溥閱

晉紀

恭帝

封宋公裕為宋王，裕辭。

聖人制辭讓之禮，本於人心，非偽為也。舜受堯之天下，讓于德，弗嗣，及禪于禹也。禹拜稽首固辭，自不情者觀焉，謂聖人作偽與已等也。如不曰作偽，何以終受而不終辭也。曾不以至公無我之心度

元熙元年

論劉裕安於

行許



之故不知聖人不自廣以狹人之意示臨利不苟從。升高不苟受之法也。小人無其誠而竊用其立。非行之太過則處之不及。未有能中節者。且有功受賞。聖王勵世之具亦爲中人設耳。能不受者上也。功逾於賞次也。賞越於功則不當受矣。劉裕破孫恩殺盧循誅桓玄復晉室北伐南燕禽慕容超皆大功也。受賞固宜。而每每牢辭。若不可奪者。及取秦之舉。初得維京。即諷朝廷加已九錫。詔命既敕。則又不受。辭愈力。則遷愈峻。至於爲王地。已逼矣。而矯諛之態。居然如初。夫心欲得之。又諷而來之。及與之。復辭之。古之人嘗以此惡夫飾僞而干名者。裕素輕狡。又不知書。故安於行詐。謂可以籠罔世人。不料人之視已。如見肺肝也。故君子惟誠之爲貴耳。

初司馬楚之奉父喪歸建康。會裕誅剪宗室之有才望者。楚之叔兄皆死。楚之亡匿汝潁間。聚衆謀復讎。有衆萬餘。裕使刺客沐謙往刺之。楚之待謙情意勤篤。謙不忍發。具以狀告。遂委身事之。爲之防衛。



義之可以感人，不義之不足以服人，不可誣也。彼刺客亡命匹夫，爲人所使，趨利而已。又况司馬楚之家國將亡，豈有勢力可觀望哉？而沐謙不忍刺之，又委身事之，于以見劉裕圖晉之不道。雖威權爵賞在已，而不足以得一刺客之心。而楚之區區謀欲復讐，義氣所格，武夫屈焉。若沐謙者，賢於政之徒遠矣。

宋王欲受禪而難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曰：「恒公篡位，鼎命已移，我唱大義，興復帝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將衰暮，崇極如此，物忌盛滿，非可久安。今當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獨中書令傅亮諭其意，遂還建康，諷帝禪位。

實者名之主，名所以賓夫實也。禪之爲言，堯以天下與舜，舜以天下與禹之名。若曰：「傳之賢者云爾。」堯舜既沒，世無禪事矣。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家天下而非禪也。後世亂臣賊子，以異姓而奪國，難乎其冒繼及之名也。則竊謂之禪，竊謂之禪亦可矣。而與已者，其果讓乎？未嘗遜位，而云讓國與已，而



竊禪之美稱，是猶正晝攫市人之金，而曰彼以遺我也，而可乎？作史者正其名以統實，則宜書曰某人取某人之國，庶乎其不僭矣。宋裕圖晉，既有年數，已受王爵，而諸臣猶不爲之謀，老姦亟心，遂出數語，雖曰廉耻道盡，亦可謂詞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者。先言桓玄時鼎祚已移，則所以表我今取之，非玄比也。又曰年將衰暮，物忌盛滿，其自謂也，乃所以言晉之宜終也。又曰將奉還爵位，歸老京師，則欲去王而帝也。雖不得已而言，蓋善乎其見情。

三年

矣。方之朱全忠憤怒叱咤，猶爲婉而成章者邪。帝欣然曰：桓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詔遜位。

論恭帝不獲  
已而遜位

恭帝久王琅邪，後嘗輔政事，安帝有勤勞之忠，且不聞過舉，若使當安帝之任，三十年間，晉亦未至失國比其嗣世，乃受劉裕援立之恩，祿去公室，尸位而已。欣然書詔，傳位于宋，豈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邪？惜乎其不敏，待傅亮啓告而後爲耳。旣知其無可奈何，出已意而先諸，不亦美哉。雖



曰甘心而未嘗先發亮勸而迫之是亦不獲已而歸之無可奈何者然則於晉可謂之遜位於宋可謂之受禪乎

宋紀

高祖

奉晉帝爲零陵王宮于秣陵置兵防衛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臣不知命則不安分守而心無紀極人君不知命則猜疑忌克多殺濫刑淫祀非望貪生而畏死無所不至而不知命

論宋高祖險  
惡多虞

賦於天非知力所能增益也漢高祖曰我自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豈非命乎故有病不療知之審也晉旣亡國宋有天下若非天命何以至此大福不再於零陵又何忌焉且彼在位時不能馭已去之權今爲無土之君縱欲奮發將安所資也而必守以兵甲若防寇敵于以見宋高祖篡奪得國而於心不嫌險惡多虞不敢安于天命其爲英雄也末矣

上事蕭太后素謹及卽位春秋已高每旦入朝不差



論高祖孝於繼母

時刻。

蕭氏帝繼母也。士有孝於繼母，如王祥、薛包者，史傳詳著其行，以常人之所難，足乎其揚之也。貴爲帝王，則尤難矣。聞有爲妾母而黜嫡母者矣。聞有引妾母而抗嫡母者矣。聞有爲妾母而殺嫡母者矣。彼於嫡母如此，設有繼母，則將如何。故未有孝於繼母者也。而宋高祖行之，可不謂賢乎。觀其尙權詐，能攻戰，無誠心公道，不宜有天下者也。而有孝於繼母之善，爲百行之冠焉。天之佑之，夫豈僭哉。

哉。

詔晉氏封爵，當隨運改。獨置始興、廬陵、始安、長沙、康樂、五公，降爵爲侯，以奉王導、謝安、溫嶠、陶侃、謝玄之祀。

論桓冲亦宜置後

宋高祖之行事，不能盡公者也。而爲五公置後，此五公者，誠有功于晉室，宜血食不絕矣。爲之置後，不隨晉廢，乃天下之公義也。雖然於公義中有少私焉。桓冲宜置後者也。其父彝忠貫白日，冲又有協安晉室之功，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桓氏又已絕



論史管見 卷之十 六  
矣。爲冲置後，合於春秋繼絕世善善長之法，不亦善乎。而高祖遺焉，則以怒玄之故，是則芥蒂之私也。

永初二年 二年 祀南郊 大赦

論矯誣布命

祀天而肆赦者，以爲布天之澤也。天道福善禍淫，方其未赦善人，淫人均麗于法。及旣赦也，善人以有讐疾，反不得釋。淫人以無惡于用事者，例被赦除。是以福淫禍善爲天道也。不亦矯誣而布命哉。人君苟知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之爲大罪也，斯

不妄赦矣。

以徐羨之爲尚書令，傅亮爲僕射。

論徐傅之賞不及王謐

漢魏而後，人君即位，則施恩惠于天下。必自大臣始。其始得國者，又加厚德於百姓，則以收其未服之心。於諸臣則以報其翼戴之助也。高祖圖晉二十年，一旦得之，其修宋來功，反從容而不遽。腹心羽翼莫先于徐傅二公，逾年然後班賞。雖增位進爵之詔，在即位四日之間。而除命之頒，乃在嗣歲郊天之後。夫徐傅非能忘懷榮利，高祖亦豈怠於



酬功者、而羨之、與亮所蒙、反若不及、王謚其故何也、初帝既受殊禮、欲速得之、而徐傳不知、入勸晉主、致帝自言、亮然後悟、是則二人於傳授禪讓之幾、無能爲力、此帝所以遼緩、若不經意者歟、昔者劉穆之有言、劉孟諸公與公俱起、立大義以取富貴、一時相推、非委體心服、定君臣之分也、愚謂徐傳何獨不然、惟有德之君、使人心悅而誠服、若用智力雄長、則人亦以機變事我矣、徐傳爲翼戴元勳、又受遺輔政、高祖陵土未乾、二子已被廢殺、然

則高祖之待其臣、徐傳之事其君、施報如何哉、

帝以毒酒令張偉酖零陵王、偉歎曰、酖君以求生、不如死、遂自飲而卒、褚秀之淡之皆王妃之兄也、王每生男、帝命秀之方便殺之、王深慮禍及、與妃同處一堂、煑食於床前、故宋人莫得伺其隙、帝令淡之視妃、妃出別室相見、兵踰垣入、進藥於王、王不肯飲、兵人殺之、帝臨于朝堂、及葬、帥百官瞻送、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覆轍在前而不知監、則末如之何矣、宋監不遠、在司馬之世、師昭廢弑其



言史記卷之十  
主以強奪國，維京之禍如何哉，乃踵其所爲，其意若曰：不殺故主，非所以一人心而防後患，此亦起於寧我負人之意耳。不知天道報施，豈使人逆理如此邪？又况張偉者，零陵王之故臣也，褚秀之，淡之者，王之懿親也，而詔以悖虐不道之事，嗚呼！爲人君止于仁，高祖之不仁，於是爲甚矣。已殺晉二帝，在三年之間，又殺其二子，在三年之後，所以一人心，防後患者，其術不亦疎乎？既已殺之，而又臨之，及其葬也，又瞻送之，爲是紛紛，不特以人背庸

愚可欺，亦謂天茫然而無鑒耳。子孫之禍，不可勝任，不亦宜哉。

上不豫，羣臣請祈禱神祇，上不許。惟使侍中以疾告宗廟而已。

高祖非知命而安之者也，以取晉之事，觀之，其貪生而畏死必矣。病而不禱，何也？傾晉祚，弑二王，祝史有愧詞，難乎其告諸神祇也。人之行有顯有微，此高祖之微也，而其事若知命而安死者，苟槩指爲知命安死，與漢高之不用醫比也，則失之矣。

論高祖非知  
命安死



論曹操不信  
天命

上不信奇怪、微時多符瑞、及貴、史官審以所聞、上不  
答。

所謂奇怪者、乃泛言之、不知其何等類也、若與人  
事不相預者、不信可也、若天地物象之變、則有家  
有國有天下者、皆當警懼、思正厥事而不可忽也、  
曹操云、狐不信天命、天下莫大於天命、莫公於天  
命、莫威於天命、而操乃不信焉、所以怙其智力、甘  
爲亂賊之事歟。

帝崩

論高祖八行  
當矜式

宋高祖御軍戰伐、在晉末爲能、亦豈司馬懿之比  
哉、正使將略絕人、非人君所貴也、不得以此譽之、  
又尚威力、任機數、非長者之道也、獨孝於後母、爲  
其盛德、而清簡寡欲、嚴整有度、被服布素、遊宴稀、  
嬪御少、不畜私藏、及詔幼主當朝、母后不得預政、  
此八者皆人君之要行也、英雄豪傑所爲力爭者、  
亦往往起於足所大欲、而大欲之事、不越聲色貨  
寶宮室燕遊而已、高祖得之、乃不爲是宜其奮自  
徒步、提一劔以率羣才、終取符璽、彼誠有過人者



矣。後王嘉善而從，是以光大其德業，則如高祖之  
八行亦在所矜式矣。

營陽王

立妃司馬氏爲后。

論廢姓不當  
爲后

后者乃晉恭帝女也，毀其宗廟，滅其社稷，而醜殺  
其父，使后愚耶，又安用之？使后必有知耶，其能忘  
宗國之讐，而盡孝於劉氏乎？且后與帝同事宗廟，  
爲天下母，不選諸名家興族，而以廢姓爲之，又豈  
所以惠于宗工而御于家邦耶？

魏主聞高祖崩，議發兵取洛陽，崔浩諫不從。

論崔浩諫而  
不從

爲師不伐喪，古之善教也。崔浩諫魏嗣當矣，惜乎  
其未盡，而終從之也。魏嗣曰：劉裕乘姚泓之死而  
滅之，我何爲不可？浩曰：姚興死，諸子交爭，今江南  
無釁，不可比也。此所謂諫而未盡者也。所爲不伐  
喪者，以仁心不忍，義不可也。豈論釁之有無哉？有  
釁無釁，在平時敵國相圖，則以此言，旣論喪不可  
伐，則無時而可也。

景平元年

崔浩研精經術，不好老莊之書。曰：此矯誣之說，不近



人情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肯爲敗法之書以亂先王之治乎及魏世祖立左右多毀之以公就第浩常自比張良旣罷歸因脩服食養性之術嵩山道士寇謙之自言嘗遇老子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又遇神人李譜文授以圖籙貞經使之輔佐北方太平貞君出天宮靜輪之法其中數篇李君手筆也謙之獻於魏主朝野多未信浩獨師事之上書贊明其事曰聖王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寄言於蟲獸之文未若今日神人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比魏主遂信之顯揚新法宣布天下

論崔浩未嘗  
研精經術

崔浩以研精經術得名乃當時之譽云爾而作史者又不覈實因亦云爾自今觀之其經術蓋未嘗研精也老莊之學雖或過或不及不得中道其言與窈宏達非荀楊諸子所能及彼圖籙貞經天宮靜輪之法後世無傳焉且有出於李譜文之作者懸知其劣於老莊矣浩顧信之而不信老莊烏在其爲研精也仲尼焉不學而亦無常師其問禮於老聃者或以證舊聞或以析疑似或以老子絕滅



禮學之故、振而作之、使於問答之際、有啟發焉、非以爲師也、豈爲聖人一問之故、舉體盡善乎、其知禮之損益、因革、名數、形器、固自可問、其絕滅禮學、以禮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固自不足取、豈相悖哉、凡師慕其人、當學其所以言、所以行、不膠其言之文、行之迹也、浩自比子房、遂脩服食養性之術、此泝留侯、導引辟穀而泐之也、豈不謬哉、其贊明、寇謙之所獻書、則曰、河圖洛書、寄言於鳥獸之文、此又非也、圖書之顯、乃天地之理、自然發見、如垂

象然、非有寄言者也、又曰、神人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此又理之所必無者、神無聲色、貌象、若爲而秉筆而書、無心腹思慮、若爲而辭旨可玩、旣云自古無比、則是恠妄而已矣、此之易辨、漢谷永猶能言之、而浩乃罔然莫之覺、其比子房之智、一何遼之甚耶、夫學問之在人、猶帛之有經緯、屋之有棟盈也、不正如此、則其成就者可知矣、浩以直筆殺身、非直筆之罪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廬陵王義真多所求索、執政每不盡與、義真有怨言、



論徐傳賞罰  
自恣

時徐羨之等已謀廢帝，而次立者應在義真，乃奏廢  
爲庶人，張約之上疏諫，殺之。

義真之過，宗室之常態，非有害於國家者，擇良傳  
友與之處可也，又不改，則詔書訓責之，比至廢徙，  
其刑名尚多等級也，而一奏卽爲庶人，乃特坐與  
執政小忿不平之故，又因是殺忠諫之士，徐傳受  
顧命，輔幼君，而賞罰自恣如此，其能免乎。

徐羨之等稱皇太后令，廢帝爲營陽王，遂弑之。

論高祖廢弑  
殺之事

已之所爲，人之所傲也，孝於親則欲子之孝於義，  
也，忠於君則欲臣僕之忠於我也，故所惡於下者，  
吾不以此事上也，所不欲人之加諸已者，吾不以  
施諸人也，豈不簡而易用，要而易行哉，高祖遺詔  
以徐傳當無異圖，死纔二年，嗣君愛子，相繼弑殺，  
不少顧忌，何哉，以高祖於晉有以啟之矣，其事好  
還，豈不信夫，可不戒夫。

文帝

二年，徐羨之、傅亮上表歸政，表三上，乃許，帝始親萬  
機。



論徐傳復然  
當政

三年

論徐傳無勉  
死之道

文帝年已十八、非幼主也、徐傳身負廢君弑主之罪、將以援立賢明、析於見察者、王既即位、自歸司寇、而請服大刑、萬分有一、其能免乎、乃偃然當政、不復牢讓、至於逾年、然後帝得親萬機、於是時而圖全、雖有墨翟、樗里之智、無所施矣。

下詔暴羨之亮、殺營陽廬陵王之罪、命有司誅之。營陽之罪、居喪無禮、狎比小人、是則罪之大者、方諸昌邑、未爲甚也。徐傳受遺作輔、初無諫教之忠、若以營陽資在不移者、按霍光故事、廢歸其國、可

耳、而遽殺之、何義乎、羨亮等於是無免死之道矣。亮之言曰、臣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記、黜昏立明、社稷之計也、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此說似是而非也、黜昏可矣、何爲殺之、亮不能文殺之之事、則其被罪安得謂以辭加之耶、使徐傳廢營陽而加厚供奉、黜義真而不絕封爵、文帝之來、方且序廢昏立明之績、表計安社稷之功、偕國安榮、燕及子孫、尚何與里克同罪耶。

袁后生子劭、后詳視白帝曰、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



論袁后之斷  
不若文帝之  
仁

亡家不可舉，帝禁止之。

婦人陰柔之質，私暱牽制，臨大事而能斷者鮮矣。矧孰不愛其所育乎？而袁后詳視厥子，見其有亡國破家之狀，決意去之，其與庸遠矣。雖然，非人理也。虎豹豺狼，蝮蝎虺蜴，尚不食其子，豈有人而爲此乎？袁后雖斷，然非所當斷，不若文帝之仁也。世之議者，以帝不斷而及禍，非矣。帝之不斷，不在乎此。父子之道，天性也。始生而殺之，有人心者不忍爲也。

帝以惠琳道人善談論，與議朝政，遂參權要。孔頴嘆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履失所。

論惠琳之事

世固有英材奇器，不幸而出於夷狄，淪於異端者矣。魏徵棄其黃冠，衛之賢者多爲伶人。人君立賢無方，苟有可用，不問其所從來也。若惠琳之事，則不可矣。惠琳，佛者也。佛之教，無父無君，棄人倫，滅天理，有天下國家者所當屏遠除絕，不使亂華夏，惑民心也。而與之論議朝政，俾參權要，失此二事，皆其道之所禁也。文帝以其道爲可行，則當削髮



胡服以從其教，以爲不可行，則惠琳髡首，黑衣尚不肯改，安知父子君臣之道，而佐人主治天下乎？以迹揆心，以理觀事，無一而可者。若惠琳知人倫之不可廢，天理之不可滅，以其師之說亂倫悖理，不可行也，則當使束髮易服，然後遙衣冠之列，而預卿士大夫之選，其可也。

上欲封王曇首等，拊御床曰：此坐非卿無復今日。曇首固辭曰：近日之事，賴陛下英明，罪人斯得，臣等豈可因國之災，以爲身幸，上乃止。

論文帝之言

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又曰：崇高莫大乎富貴，此非以利言之也。中天下而立，負黼辰而朝，所謂天位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非私富也。天生民而立之君，非私貴也。以天德居天位，貴爲天子，而富有天下，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豈爲一人之身而有是哉？王者之迹熄，聖人之道衰，誠意正心之學不傳，於是乎由欲而滅理，徇利而忘義，以富貴寶位爲己私分，欲速而不得，則至於子弑其父，欲久而忌後，則至於父殺其子，於是位不爲寶，而富



貴不足以崇高人之大彘泯矣。觀宋文之言亦何所見之褊而度量之隘耶。漢高由亭長為天子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恢廓大度。戴黃屋。建左纛。若固有之。宜其并包八荒。垂祚四百也。若量小而受大。則如器容物滿必溢矣。文帝拊床自慶其坐陋哉。言乎。曇首之對亦微足以警之矣。

魏主聞夏世祖殂。議欲伐之。羣臣以為不可。崔浩曰。今年五星并出東方。利於西伐。

喪必不可伐。以天下無無父之國也。魏肅所行繩

論崔浩見理不明執義不

堅

祖武耳。崔浩於是乎可以盡規矣。非惟不言。又從而贊之。則向者諫魏嗣伐宋之舉。是耶非耶。前日之諫是。則今日之不諫非也。今日之不諫是。則前日之諫非也。浩必居一于此矣。故評之曰。崔浩見理不明。而執義不堅。豈不信哉。

初高祖命藏微時耕具以示子孫。帝見之有慚色。

周公作七月無逸以戒成王。于時距后稷公劉六七百年。成王冲幼。不知稼穡艱難。未足怪也。文帝於高祖所聞見之世。非祖之所逮聞者。已羞觀廼

論文帝類膏  
梁子弟

四年



翁耕具有類膏粱之家癡兒騃子何也夫諱賤貧則逸欲易動懷安宴則慮患不深文帝雖身致太平而卒蹈大難其兆於拊御床而耻耒耜之日矣初夏世祖性豪侈築統萬城高十仞宮墻五仞其堅可礪斤斧魏主攻克之

論聖人不使人恃城以爲固

城郭溝池以爲固自禹湯以來所不能免然則尙矣莒恃其陋不脩城郭涑旬之間楚克其三都由此觀之城惟不築也築則必高必堅而已矣高至於十仞堅至於可以礪斤斧宜可恃以爲固也而

赫連昌之則乃不得入城而魏主人之然則不脩其城如莒旣不免於潰高堅其城如夏又不免於亡城爲有益耶爲無益耶夫聖人不使人恃城以爲固也禦暴保民不得不設其所以不可犯者直恃人心耳赫連勃勃殘忍好殺肆其驕暴夷夏囂然人無生賴旣死諸子相圖以召魏兵乘勝長驅而統萬失守然則無保民之道雖崇城到天亦不能固也故城郭溝池可以禦暴客而不可以禦人心人心不固雖金城湯池堅甲利兵何益之有故



讀史管見 卷之十  
日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甲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脩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之明驗也。秦之始皇，併吞六國，役無辜之民，築長城萬里，惟防北顧之憂，不意中華之變，不一二世，宗社丘墟，高城深池，果可恃乎？陳之後主

德政不脩，荒淫是尚，自信長江天塹，北兵弗能飛渡，不五六年，身爲俘虜，夫復何說？惟以險爲險，而不以德爲德也。夏人築統萬之城，十仞，築宮室之墻五仞，魏師一朝遽入，畧無阻阨，是以宮室城池，用心於無用之地耳。故孟子又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叛之。古之人有行之者，吾於幽厲見之矣。是以有天下國家者，兢兢業業，一日萬幾，罔



敢怠忽如湯之嚴恭寅畏文之夙興夜寐凜乎若朽索之御六馬危乎如一絲之引千鈞所謂宴安酖毒者常戒乎方寸之間則保宗社於泰山之安鞏皇圖於磐石之固又何難哉不是之思惟太平之可娛逸欲之足尚舉烽所以戲諸侯牛飲所以悅宸極冬無花也剪綵足以代之地無蓮也鎔金足以成之嗚呼不固其本而徒恃其末未見其有益焉是以治國家者先本後末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六

彭城王義康性聰察在荊州職事脩治范泰謂司徒王弘曰天下事重權要難居卿兄弟盛滿當深降抑彭城帝之次弟宜徵還朝共參大政弘從其言

論范泰志正  
而識近

親賢並用古今通宜也然用親固亦以賢爲尚非專取其親也專取其親而不擇賢兩晉之事可見矣義康吏能足稱豈有道德可居輔相之地耶范泰忠於王弘者宜勸使博求賢人與其天位乃猥以義康爲言於是乎志正而識近矣未來之事雖難豫知然致義康專權不克有終循本而論則泰



之過也。

祕書監謝靈運自以名輩才能應參時政上雖接以文義每侍宴談賞而已靈運意甚不平稱疾不朝出郭遊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視事稱帝里之美臣諷令自解靈運既歸遊飲自若爲法司所劾坐免官。

道可以濟天下雖布袍革帶而無卿相之心德可以堪萬鍾雖飯蔬飲水而無富貴之欲夫是之謂君子一日都卿相而處官貴巍巍乎而不與焉人

論謝靈運器識凡近

或見之與布衣蔬食之時無以異也夫是之謂道德此固小才淺智振矜皎厲之士以爲沾激而迂闊者也彼其自處稍不見用卽生怨忿以爲遺已如謝靈運之徒未得之則患不得既得之則患失之區區之見不越乎名寵勢利之間雖言語清華而器識凡近文帝棄而不用安得謂之不知人哉秦尚書辛進嘗從文昭王遊陵霄觀彈飛鳥誤中秦王暮末之母傷其面及暮末卽位問以傷面之由母以狀告暮末怒夷進五族



讀史管見 卷之十  
暮末可謂孝矣。以毋面被傷之故，視人命猶草芥，然與舜之不得乎親，視天下如弊屣，得無類乎？是宜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矣。曾不三年，遽至亡國，何天理之僭耶？曰：暮末非能孝者也，辛進之彈，蓋從先王遊戲，且誤中而非故，情可察矣。正使過誤至死，猶不當誅，必其傷有甚焉，人子所不能忍者，罪止進身可耳。既加極典，又及五族，濫刑如此，豈所以安其親也？善為毋者，初盍隱諸，不能不言，及子之多殺也，又不能諫，是憾半面之敗，而矢一國之

心。卒之被國人莫效死，逾城而出者，皆將相大臣，其離德合怨，為日久矣。暮末至此，又烏得為孝乎？故事有似是而非者，飾小行，妨大德，君子所惡也。魏主將擊柔然，羣臣皆言不可，獨崔浩勸之。張淵以歲星襲月，不可舉兵。浩曰：月食脩刑，今出兵討有罪，乃所以脩刑也。辨論久之，淵不能對，魏主大悅。既罷，公卿或尤浩，浩曰：時不可失，患在上無此意，今上意已決，柰何止之。

論崔浩未知  
佐國之道

讀史管見 卷之十  
崔浩占天料敵，誠有過人者，獨未知佐國之道耳。



夫魏北夷也，非不能攻戰并吞之患，在壯士健馬，能不求不伐之為難。浩誠知古今監成敗，則宜勸其君以脩德行仁，用賢固本，保其土宇，為安寧不拔之基，豈可吹波助瀾，增其闢國廣地之意乎？雖征伐克獲，功高一時，而他日為拓跋氏之禍者，實兆於北虜。子房之智，豈為是哉？其言曰：患在上無此意，今上意已決，柰何止之？此尤非忠臣所宜言也。上之意有是有非，是則當將順，非則當匡救，苟不問是非，一槩聽從，無乃妾婦之正，豈大臣以道

事君之法乎？

魏滅柔然，加崔浩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賞其謀畫之功。

論崔浩不知  
含章之義

坤之六三，居下位之上，得位者也。其義含章而不，敢成當時而為之。及有善有美，則掩隱自晦，以歸諸君，於上無忌惡之心。在已得恭順之道。斯人臣之正也。晉郤克大破齊師而還，入見晉侯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欒伯繼見，公勞之如郤伯，其對也亦如



郤伯此庶乎無成而代有終者。功名之際，人臣所難處也。今崔浩以謀被賞，偃然受之而不辭。及魏主屢於衆中稱而揚之，亦無退讓之文。若大克堪，名副其實者，浩自謂稽古，乃不知含章之義。大臣之禮，何其陋哉。他日魏主嘗指浩以示高車渠帥，曰：此人尪弱，不能彎弓持矛，然胷中所懷，乃過於甲兵。此雖誇言致美，然甲兵在懷，豈易當也。浩於此亦罔然不知謙避。夫魏主之言，所謂笑中有刀者。然則親而俄疎，厚而致薄，加以大戮，不少顧惜。

夫豈一日之故哉。其所由來久矣。

七年

帝自踐祚以來，有恢復河南之志。七年，詔簡車馬，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地，今當脩復舊境。魏主曰：河南豈可得。必若進軍，當權歛避。須冬寒冰堅，自更取之。河南之地，宋初所有。徐傳失之，帝欲恢復，非貪兵也。然行軍用師，必參彼己。帝自度臨戎決勝，孰與魏主。可以遠攻，必克。孰與魏之諸臣。若審此數，則筭無遺策矣。卒之帝所謀不遂，而燾之言可復。豈獨此戰哉。他日遂至虜馬飲江，而河南之地，迄爲

論文帝非貪



戎有則南北之能否判然莫隱故為文帝者脩德義用賢才固本恤民使必勝之勢在我然後用之庶乎其有功也

諸軍並進魏洛陽虎牢戍兵皆棄城去諸將皆喜王仲德獨憂曰諸君不諳北土情偽必墮其計中胡虜凶狡今歛戍北歸必并力完聚河水既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為憂乎

論王仲德非忠臣

王仲德身為副帥見可知難進退在已者也知其不可則宜遍白諸將悉以上聞文帝親決萬機又

非昏主固可為忠言者使之知彼已形勢早為善後之圖斯不負委寄之意矣乃私言之而不告于上知難而不退非忠臣也

燕主病甚命太子翼攝國事勒兵聽政以備非常宋夫人欲立其子受居謂翼曰上疾將瘳奈何遽欲代父翼遂還東宮夫人矯詔絕內外翼與大臣並不得入中山公弘燕主之弟也與壯士數十人入禁中宿衛皆散太祖驚殂弘遂即位使人巡城告曰天降凶禍大行崩背太子不侍疾疑有逆謀吾攝大位以寧



論燕翼不知  
春秋之義

國家翼出戰兵敗殺之

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問安視膳者也故鷄鳴而朝日中又至及暮又至此君父無事之時所脩之子職也若君父有疾則嘗藥奉侍不可跬步離矣大位者姦之所覬也危病者邪之所伺也君疾而儲副不在左右則女子小人得行其志矣燕太祖善爲後慮詔太子攝國聽政勒兵以備非常太子恪遵此命雖有十夫人如我何乃爲宋氏一言所動舍父而出大幾一失反使他人以不

侍疾見責然後出戰亦何及矣昔許世子止以不嘗藥而書弑况夫有勒兵聽政之命而已不能守父疾未嘗損而已不預知亂兵入宮驚懼而殂是已弑之也故曰爲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必陷篡弑誅死之罪翼之被殺自取之也

魏以王慧龍爲滎陽太守在郡十年農戰並脩歸附者萬餘家帝縱反間云慧龍以功高位下欲引宋人入寇魏主賜慧龍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不足介意

八年



論文帝之  
不如魏

杜驥守金墉口。帝使姚聳夫將千五百人往洛水，取大鍾。驥以虜馬來侵，說使同守。聳夫從之。既而見城大不可守，遂引去。驥因而南遁，言於帝曰：「本欲以死守城，姚聳夫至而遽走，人情沮散，不可復禁。上大怒，誅聳夫於壽陽。聳夫勇健，諸偏裨莫及也。文帝信驥一言而殺，與將於千里之外，不復辨詰其情實，而魏上能察反間，益任能臣，盡其才用，以此敵彼，固不能規恢河南一邽，魏師而取勝矣。故人君知人善任，照知姦罔，然後事可立而功可成也。」

魏尊保太后竇氏爲皇太后

論崔浩不諫  
爲不忠不智

崇寵保母，至東漢野王君已極矣。今以爲太后，又加皇稱，是以居燥推濕之勤，與鞠育顧復之恩，比也。夷狄之人，知母而不知父，至此則於母亦無差等。曾是以爲禮乎？崔浩自名稽古者，國有大失，乃無一言，知而默之，是不忠也。曰不知之，是不智也。既以保母爲太后而不可止，則他日必至於追贈封祖考。官爵兄弟，皆如外戚矣。



初晉謝混尚晉陵公主。混死，詔絕婚。公主悉以家事委混從子弘微。惟有二女，弘微爲之紀理生業。尺寸無私。高祖卽位，公主降號東鄉君。聽還謝氏。及卒，公私咸謂貲財宜歸二女。田宅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葬東鄉君。

弘微處謝混家事，無不當者。獨以私祿葬東鄉君，則過於惠者也。使東鄉君窶無以葬，如是焉可也。彼固裕如者而反資之，無乃繼富乎。臨財苟得，固非君子之道。可以不與而與，亦非君子所許。中理焉可也。

十一年

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素相善。湛之入也，景仁引之。後猜隙漸生。湛知帝信仗景仁，乃自結於司徒義康，欲因宰相之力以傾之。義康數短景仁於帝。帝待之益厚。景仁乃稱疾解職，表疏累上。帝不許，使居家養疾。

劉湛本因殷景仁薦而被遇，旣乃背德，且欲殺之。湛固小人矣。景仁獨無失乎。方湛自結於義康，竊權亂政之時，景仁蒙帝深眷，力足以去之，卽當疏

論謝弘微繼

論殷景仁險於劉湛



湛罪咎、端言于上、謝已、援引之失、出湛于外、既全素分、又不使爲義康之累、則所以處君臣兄弟交舊之分、皆得之矣、顧乃稱疾遜位、至于再三、內以固帝之心、外以張湛之勢、湛旣落其度內、則并義康而擠之、人徒見湛驅扇義康、將爲禍亂、而不知景仁以柔弱勝剛強、其心術之險、有甚於湛之凶、麤而無筭也。

楊州大水、主簿沈亮建議以爲酒糜穀而不足療饑、請禁止、詔從之、

十二年

論食少之時  
當禁酤釀

酒無益於生人而糜穀米、小則起獄訟、大則生禍敗、古訓著矣、食少之時、未有不禁酤釀者、以曹操石勒皆能行之、而後世獨不然、蓋徂於淺俗之論、而利夫權錢之入也、夫以良田種秫、民不得食、而糜之於酒、起爭訟、生禍敗、其害甚大而不之恤、鬻酒之入、先王所不仰、國計所不資、祇足以供浮費耳、其利甚小而不之變、豈經邦固本之善政哉、

江州刺史檀道濟威名甚重、朝廷疑之、帝久疾不愈、劉湛說義康以爲宮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可復制、義

十二年



論義康劉湛  
一事足死

康召入朝、矯詔殺之、并誅其子十一人、

爪牙勲力之臣、用之則如風霆、不用則如猛  
虎在山、國家所倚、敵人所畏也、使其罪、猶當以  
輕重大小詳議、而末減之、自非叛逆、無殺之之道  
也、道濟有大功、無小罪、劉湛以疑忌之故、基權臣  
除之、爲身謀耳、而義康任兼家國、乃聽用讒譖、不  
少顧慮、然則不待他日、繫負之軫、獨此一事、自足  
以取死矣、夫二人所患、莫如道濟之強也、以爲去  
之則莫予毒已、不知殷景仁、尫羸卧疾、無堅甲利  
兵之用、而其鋒穎一發、慘於檀公、其愚豈不甚矣  
哉、

十四年

魏主以民官多貪、詔吏民許告守令不法、於是姦猾  
迫脅在位、而長吏貪縱者如故、

守令於部民有君臣之道、故王嘉嘗論奏以爲二  
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故古者謂守令爲民之  
父母、又曰師帥其任、固不重哉、患其姦貪罷軟者、  
蓋亦反已選任之道有未至耶、乃使吏民皆得告  
舉、是使奴變其主、士訐其將、投鼠不忌器之習、則

論惟法不識  
九體



二世見當以重法，由此其致矣。崔浩爲魏謀臣，此詔乃亂政之大者，曾不知諫焉，豈其智如子房而識治體，反劣於賈誼耶。

魏主遣董琬等賫金帛使西域，招撫九國。

魏主初無西域之意也。先此二年，龜茲、疎勒等九國入貢，魏主按漢世故事，以地遠兵力難及，遣使勞費，欲謝絕之，善矣。而惑於有司之請，黽勉遣使，竟爲柔然所遮而不得通，是已慮之中，而有司之失，可以已也。乃復遣使賫金帛往招撫之，是貪而

魏主貪而  
北自克

不能自克矣。且向者諸國慕義而來，可爲國榮，猶將不受，今反以利誘之，雖得其稱臣朝貢，何足貴乎。中庸九經有柔遠人之道，來則迎，往則送，謂禮文之施，非謂金帛之餌也。經國如是，豈非崔浩之責哉。

十六年

魏主欲伐涼州，大集公卿議。崔浩惡李順，順使涼州。十二反，涼王數與宴遊，時爲驕慢之語，恐順泄之，以金寶納順懷，順爲之隱。浩以白魏主，魏主未信。及議伐涼州，順曰：姑臧之地，絕無水草，難以久留。浩曰：漢



書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且漢人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也。順曰：耳聞不如目見。浩曰：汝受人金，欲爲之遊說耶？順遂不復言。及魏主至姑臧，見水草豐饒，由是恨順。謂浩曰：卿言驗矣。浩曰：臣言不敢不實，類皆如此。

李順受涼金爲之隱，罪固不容誅矣。而崔浩訐揚之意，豈爲國公論哉？順使外國而納其賂，且言涼州無水草以沮魏師。浩發露其情，使君知之，忠也。而以爲不公，何也？先是順歸自涼，爲魏主言。蒙遜

論崔浩案

必死。牧犍必立，未幾而言驗。魏主大喜，賜予寵秩之。而眷待彌厚，事無巨細皆與之參議。此乃浩之所以深疾者也。方是時，浩專腹心之寄，言從計行而順亦在此列。夫惟子房則能容陳平，孔明則能容法正。以荀文若之賢，尚困於董昭。以宋齊丘之多智，而不敏於周李。李順、崔浩皆爲謀臣，其才相敵，其德不足以相受，則勝負必有在矣。或曰：順實有罪，浩言非妄，何以爲浩短乎？曰：此浩之所以善讒也。魏主至姑臧，見水草豐饒，乃謂浩曰：卿言皆



驗對曰臣言不敢不實類皆如此夫訐揚實事以動主聽而濟其傾奪怨克之心豈南箕貝錦之足比哉崔公其非君子矣

太子劭美鬚眉好讀書便弓馬喜延賓客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

善養太子者使之近正人見正事聞正言凡異端詭道皆不得進焉不以此爲意則漢武爲戾園置博望苑而敗矣太子之職舍問安視膳守軍監國餘無事焉不以此爲意則楚成爲商臣置兵甲而

論文帝拙於  
海子

敗矣此二端前監甚明文帝皆犯之使太子延賓客盛兵衛是導之於亂也文帝嘗告荊州刺史義恭曰汝志之所滯其欲必行此最弊事非帝有克已之功不能言此亦可謂善教矣而太子所欲上必從之何工於詔弟而拙於誨子哉故曰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後有賊而不知必蒙首惡之名宋文帝是矣

上以司徒義康嫌隙已著將滅禍亂誅其黨劉湛等出義康鎮豫章殷景仁卧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

十七年



去來日以十數。影迹周密。莫有知者。收湛之日。上忽召景仁。誅討處分。一皆委之。

聖人行事。賢人之法也。昔者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則封之。管蔡挾商。欲危王室。周公為冢宰。則誅之。今義康無殺兄之心。亦無危社稷之謀。文帝廢而從之。何所法也。劉湛內用。由殷景仁薦拔也。義康上浸。由劉湛驅扇也。推原其故。在景仁宜引薦。拔之咎。而黜劉湛。則劉湛必服驅扇之罪。而不累義康矣。湛與義康既已敗壞。無足論者。而文帝景仁豈無責乎。畀付大政。任其殺生。有請則從。不復可否。此文帝寵義康過重。啟其專恣之階矣。景仁若忠於文帝。盍為之深謀遠慮。勸使漸收威福。裁處義康。國以子男。不傷天性。而後取錄羣小。付之有司。詳究事情。或誅或黜。務令各當其罪。則國法正。人心服矣。乃因劉湛圖已。并及相王。是卧疾五年。與帝密謀。稔惡養禍。以伺幾便。使帝失君臣之義。虧兄弟之恩者。安得專罪劉湛耶。文帝之始。以徐傅廢殺二王。大討厥辜。比其中身。掩耳彭

論文帝殷景仁稔惡養禍



城之戮所惡於前無以先後豈不有愧於羨亮哉故原始要終書斷此事當厚文帝景仁之責也

左衛將軍范曄有雋才而薄情淺行性鄙躁爲士流所鄙自謂才用不盡常怏怏不得志何尚之言於帝曰范曄志趣異常請黜之帝曰始誅劉湛復遷范曄人將謂卿等不能容才朕信受讒言但知其如此無能爲害也

人君於其臣患不知其忠邪知之矣患不亟進退之知忠賢而不亟進則君子倦於難進之誠知邪

齊文帝不知  
在初六之義

惡而不亟去則小人徂於難退之恩國家治亂常必由之文帝既知范曄非端人正士而使之典領衛兵與聞政事是稔惡也他日武帳岡叩刀之事豈不殆哉在易之姤陰長之卦也聖人於初六卽有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之戒羸豕者陰微在下之小人也其中心未嘗不在於消陽而躁動止之之道如以金柅止車而又繫之使不得進則得正而吉使之進而往則害陽而見凶矣文帝不知此義待其長而後治之非惟幾墮



逆計而大獄一起，所傷甚多。曷若止之於微之為  
易，朝廷固不當頻用刑法。若劉湛之徒，則其自取  
耳。范曄惡逆未彰，出置散地，使亂心無憑恃而作  
不亦善乎？而避聽讒之譏，是惡曲突徙薪之勞而  
欲焦頭爛額為貴耶。

十九年

魏寇謙之奏作靜輪宮，必令其高，不聞雞犬。以上接  
天神，崔浩勸魏主從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太子晃  
諫曰：「天人道殊，卑高分定，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虛  
耗民力，將安用之？必不得已，請因東山萬仞之高，庶  
為功差易，魏主不從。」

論崔浩與寇謙之同一愚

為功差易，魏主不從。

太子晃謂卑高分定，不可相接，雖未盡理，然已賢  
於崔浩之見。寇謙之作宮，欲令其高，不聞雞犬之  
聲，而後可以上接天神，崔浩信之，是與寇謙之同  
一愚誕也。夫天何物也哉？豈若地之有形歟？自地  
而上，無非天者。昔人以積氣名其象，以倚蓋名其  
形，皆非知天者也。莊周氏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  
言天無色也，無色則無形，無聲無臭，皆舉矣。日月  
星辰之繫乎天，非若山川草木之奠乎地也。著明



讀史管見 卷之十  
森布、躔度行止，皆氣機自運，莫使之然。然而然者，無所託也。若其有託，則是以形相屬，一麗于形，能不壞乎？故天雖對地而名，其未易以智識窺，非地有方所可議之比也。故子貢曰：天不可階而升，謂無形也。仲尼之言：天地山川也，皆以自微至著明之。地則始於撮土，山則始於拳石，水則始于一勺，是皆可見之物也。惟天曰天，斯昭昭之多，夫昭昭果何物哉？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而不離於昭昭之多。故昔人言天，未有親切顯白如仲尼者也。非窮

理豈足以知天，非盡性豈足以事天，天果遠乎哉？故自賦予而言，則曰天命；自稟受而言，則曰天性；自無息而言，則曰天道；自不惑而言，則曰天理；自發用而言，則曰天心；自徧覆而言，則曰天時；自法度而言，則曰天文；自可推而言，則曰天數；自甚美而言，則曰天休；自可法而言，則曰天則；自應感而言，則曰天變；自不可犯而言，則曰天威。夫豈遠乎哉？故號呼雖不同，惟窮理盡性，則知其非二物也。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謂造化之迹，盈虛消息而



不可測者也。故詩書易春秋語孟之書皆無天神之目。惟牧野誓師告皇天后土名山大川曰。惟爾有神。則神不專主乎天矣。至周禮及郊特牲。乃有所謂天神者。此固漢儒駁雜之言。鄭康成又以帝有五帝。天有六天。然後學士大夫惑其說。而無所稽正。有天下者。議大祀稱殷禮。亦渾淆而存之。不能別也。夫人死曰鬼。以鬼享者。其平生貌象聲色嗜慾情性。其子孫所嘗見而可想也。天神地祇。豈有貌象聲色嗜慾情性而可想乎。昧者不知天。於

是以事人鬼之心而億度之。浸淫於黃老浮屠氏虛荒誤幻之說。謂天之上又有天焉。其多至於三十有三。而宮室侍衛衣服皆擬諸人主所用。而加以宏闊勝麗之致。於是人主之侈肆迷謬者。謂已玄聖與天神接。或聆其語言。或覩其儀觀。或受其詔告符契。則又大興土木。崇飾殿宇。偶而事之。周遍四海。謂以神道設教。而愚黔首。莫不因方士簧鼓。壽張侈其心意。而至此也。故嘗妄論以謂子而不知父。不足以爲子。帝王繼天而爲之子。可以不



知天乎、知天然後能繼天而居其位。故成湯數夏桀之罪曰：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天子而矯命，猶人臣而矯詔也。成湯克享于天矣，其治桀亦猶人君治矯詔者耳。矯命之誅既行，後世猶不覺悟，陷於罪惡而不自知，豈非不學先王正道之故哉。縱魏不恤民力，因東山之高，又崇臺萬仞焉，天也者，方高方遠，無所至極，而其神終不可得而見也。寇謙之無足云者，崔浩自謂智如子房，而稽古過之，彼其聽信而敬從者，乃爾，豈不取笑後世，而深可

戒哉。

魏主使李順差次羣臣，賜以爵位，順受賄，品第不平，魏主怒，賜死。

論李順不知  
持志之方

士之優於才而劣於德者，鮮不好賄，蓋德以志持，而才以氣用也。使有才而能持其志，富與貴且不足以淫之，而况賄乎。李順昔者受蒙遜金，於古使人亦有勞贈，受之未爲過也。其失在於歸而不以告耳。歸而以告，則處內處外兩得，而間言無自入焉。惟歸而不以告也，則面謾之情著，而外交之罪



實矣。其死也得免乎。雖然順非誤也。誠好賄也。既以受金爲崔浩所白。方負外交之罪。未知所以自濺者。又以差次羣臣納賂而不公。非深好之。安肯以死易生哉。順長於謀畫。爲燾腹心。官爵旣高。賞賜又厚。而坐賂賄自敗。是才爲氣使。而不知持志之方。豈非才士之監哉。

二十一年  
以荊州刺史義季爲南兖州刺史。以義宣爲荊州刺史。初帝以義宣不才。故不用。會稽公主屢以爲言。不得已用之。詔之曰。師護比表求還。今欲以汝代之。師

護雖無殊績。絜已節用。爲士庶所安。汝往有一事減之者。必大勝於吾矣。義宣勤自課厲。事亦脩理。

帝以荊州上流重鎮。使諸弟以次爲之。每命一人。必深加訓戒。故義恭。義季皆有令譽。義宣人才凡鄙。當此委寄。理宜不稱。以帝詔勅丁寧。亦知自勉。遂逃曠缺。夫帝之所以眷眷荊州者。爲國家大計也。而遞委諸弟。恩莫厚焉。又能戒勅。不使驕怠。義莫重焉。若均此心。以待義康。豈不盡善。又盡美哉。於荊州則忠而誨之。於彭城則愛而敗之。不善推



其所爲。可勝惜哉。

散騎侍郎孔熙先有縱橫才，不爲時所知，憤憤不得志。父以賊獲罪，義康爲救得免。熙先常懷報效。及義康遷豫章，熙先知范曄志意不滿，乃說曄曰：大將軍失職，天下憤怨，小人受先君遺命，以死報大將軍，頃人情騷動，天文舛錯，此時運之至也。苟順天人之心，結英豪之士，然後誅除異己，崇奉明聖，號令天下，誰敢不從。曄初愕然，熙先再三陳說，反意遂決。

范曄以愚  
爲凶

也。曄若反復深思，悟伐君之不可爲，當熙先進其逆計，登時發覺，變邪志爲忠慮，宋朝爵賞，理不應薄，亦足以酬富貴之願矣。智不及此，與反逆誅以愚濟凶，而能遂者，古無有也。豈非才士之戒哉。有司奏免義康爵，收付廷尉治罪，詔免爲庶人，絕屬籍。

論文帝義康  
書不知春秋  
之義

魏晉以來，有國家者，惟知詐力可得，志於天下，先王之道，漫不知學，其成者亦幸而成，其敗者乃固當敗也。宋高祖不學，其臣亦然，其子孫亦然，立功



立事直用才氣智術，而權高勢強，爲勝不復以義理處人處已也。是則庸愚凶暴，相爲羣衆，推一雄長耳。揆以兩漢經術之風，節行之俗，百不一見。况三代道德之治乎。宋文溫厚恭儉，勵政守法，蓋美才也。彭城慧察強識，吏能精贍，爲劉湛所誤。而思謝述之賢，思慧琳所教。而嘆劉長之敗，亦良質也。然而兄弟素皆不學，遂致天性滅爲仇讐。故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宋文不知此，故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而蒙首惡之名。義康不知

此故守經而失其宜，遭變而昧其權，而陷誅死之罪。苟其學而知之，則皆免矣。夫孔熙先、范曄之獄，義康初不預謀，亦無書疏交通，未嘗遣使來往。孔范旣誅，有司因請削爵治罪，此何理也。直由帝友愛已，虧於義康，不復顧矣。是以羣下窺見此指，必欲殺之，以快帝心而不忌也。嗚呼！宋之爲宋，弑兩主而得之，二子尋爲股肱所誅，一子又爲兄弟所殺。一子又爲孫子所弑，一孫又爲篡逆所屠。不善之積，與夫禍淫之報，如影響。然而世之議者，以始



皇罷侯置守之後。爭弑之禍。爲之減損。何考之不詳。而易其言也。

崔浩素不喜佛。每言於魏主曰。佛法虛誕。爲世費害。悉宜除之。及魏討蓋吳。至長安。佛寺見有兵器。魏主怒。命有司闔寺誅之。浩因說魏主悉誅天下沙門。毀經像。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僞。以亂天常。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壞。九州之內。鞠爲丘墟。夫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僞物。諸浮圖形像。胡經。皆燒之。天下沙門。皆坑之。太子晃諫。

論崔浩未嘗  
深讀佛書

不聽。乃緩宣詔書。沙門多匿得免。惟塔廟無復孑遺。佛法虛誕。爲世費害。崔浩之言似矣。然浩未嘗深讀佛書也。彼其戶牖未易知。奧突未易窮。辯未易析。而精極之地未易到也。豈老莊所得擬哉。又况寇謙之圖籙。貞經。乃虛誕之尤者。正瞿曇所訶耳。而浩舍彼取此。烏在其智也。又設壇場。置厨會。月飯數千人。作靜輪宮。極其崇高。財力萬計。逾年而不成。此與佛法爲世費害。又何異乎。其下詔毀塔廟。除經像。誅沙門也。魏主自以爲非常之人。而指



漢明爲荒君、安知非浩所作侈大之辭也。夫無諸已、然後可以非諸人。漢明豈嘗有寇謙之之惑哉。故欲革天下之弊者、其所施設、必有本末先後之序。人君脩德正己於上、公卿大臣論道明法於下、人倫既正、教化既行、然後示之以科條、喻之以好惡、變之以漸、俟之以久、則事不駭而政必成矣。夫天地之化、可謂速矣、其爲冬寒也、乃在夏熱之時、其爲夏熱也、乃在冬寒之日、積之遠、故其革之難、爲之豫、故其成之著、豈可以一言一令、用勢力殺

伐而行之、是以不旋踵而弊復生焉。在易革之義、曰：已日乃孚、言不可遽也。文明言盡其事理也、說言順人心也、如此則大亨以正、而無悔矣。帝欲伐林邑、王范陽邁、南陽宗慤自奮請從軍、以爲振武將軍、既定林邑、所獲未名之寶、不可勝計、慤一無所取、還家之日、衣櫛蕭然。

宗慤其以馬文淵爲戒者乎。文淵無可戒者、以薏苡車爲人所譖也。故宗慤并薏苡之類、亦不賈、而衣櫛蕭然、蓋亦無行橐矣。若宗慤者、非剛而無慾、

論宗慤以馬  
援爲戒



二十六年

論袁淑名不副實

則室而不求，皆可以為賢矣。將帥成大功，而以財自污，雖賢者有不能免，則慤之賢益可尚矣。帝欲經畧中原，羣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王玄謨尤甚，帝曰：「觀卿所陳，令人有封狼居須意。」袁淑進曰：「陛下當席卷趙魏，檢玉岱宗，臣願上封禪書，上悅。」人有名不副實者，如袁淑之類是也。或曰：「元凶之際，淑有忠節，何以為名不副實也？」曰：「淑非能忠也，其非能忠，以願上封禪書知之也。此袁淑之天也。王僧達在文帝前議論，執意明決，沈慶之知其必來赴義，此以天見之也。」

七年

論魏燾鷙猛寡恩

魏以崔浩監祕書事，與高允等共撰國記，閔湛、郗標二人性巧佞，為浩所寵，勸浩刊于石以彰直筆。浩書魏先世事甚詳實，立石衢路，見者無不忿恚，其譖於魏主，以為暴揚國惡。魏主大怒，下有司按治。

好惡以類者鮮，易者實多。浩刻石書史，立之衢路，暴著國實，不少隱避，其事上如此，則必取人之能，規諫于我，而惡其諛說者，此乃情性之類也。彼閔湛、郗標，佞諂人也，若寵信而不悟，而以直自任，昧



於爲尊者諱之禮是好惡不以類其不仁久矣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浩其能免乎孔子作春秋凡曾公之惡皆婉其文爲尊者諱所以存肅敬之心謹履霜之戒也浩而知此庶乎免矣雖然浩罪不至死魏燾平日顧待如何正使復有大罪猶當以功議減而遽殺之驚猛寡恩乃如此哉。

初魏主使高允授太子經及崔浩被收太子召允俱入朝謂允曰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見魏主言允小心慎密且制由浩請赦其死魏主問允曰國書皆

浩所爲乎對曰臣與浩共爲之浩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序耳臣嚮問云皆浩所爲也魏主問允信如東宮言乎允曰殿下以臣侍講日久欲勾其生耳實不問臣臣無此言魏主曰臨死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欺君貞也遂赦允而族浩

高允不欺之君子也與崔浩同爲國史浩總裁大綱允多所著述此事之實也浩旣被罪允義不可苟免自陳於君父之前內不欺其心外不欺其友

論高允不欺之君子



上不欺其君，若高允可謂仁矣。而世或以能分謗，取之則非也。已無此事，爲人所誣者，謗也。譬如浩爲元帥，高允副之，浩敗於前，允軍無失，而不欲自以爲能，則曰臣旣副浩，其與同罪，是則分謗也。今浩領史，允操筆，允所著述，乃多於浩，特不敢自文以實告君耳。夫何所謗而曰分之云乎？夫情僞交於前，或難辨也，是非定於古，乃易見也。於易見者，猶不能見，則於難辨者，宜乎其懵然也。

下詔伐魏

有天下者，論一相，相之職無所不統，其大者文武二柄也。魏晉以來，以詐力取國，苟兵權不去已，斯善爲君矣。未有能擇任宰相，責以治道者也。文帝伐魏，豈非大役，而總朝政者義恭耳。名臣勇將，不誅則死，所以折衝經遠者，誰實可寄而動欲北伐，伐卽自敗，蓋以不擇任賢人，與之共政，又無以養其心志，厭靜思動，輕用民力，而師喪於外，禍興於內，故克宅厥心以正已。考慎其相以治國，人主之要務也。

文帝不能  
擇任宰相



論文帝伐魏  
無相無將無  
兵無財

時軍旅大起，兵力不足，悉發青冀徐豫二兗六州三五民丁，倩使蹇行，符到十日裝束，軍用不充，借揚南徐兗江西四州富民家貲，滿五十萬者，四分之一。

凡用兵者，必有大將，故曰師貞，丈人吉，必先豐財，故曰行師十萬，日費千金，必先養士，故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必有指縱腹心之臣，故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文帝伐魏之舉，義恭爲總，非運籌決勝之人也，王玄謨爲元帥，乃諂諛貪懷之士也，發近邊六州民兵，十日卽行，則無素養之

銳卒也，借根本四州民財，四分取一，則無素蓄之府庫也，四者有一焉，皆不足以克敵取勝，而文帝兼有之，虜馬之過江，其亦幸而已矣。

魏入寇，沈璞守盱眙，會臧質兵敗赴城，衆曰：「若質衆能退敵，完城則功不在我，不如勿受璞。」曰：「今兵多則虜退速，少則退緩，吾可欲專功而留虜乎？」乃納之。及魏師退，璞上露版，歸功於質。

人之才可以建功立事，而不能有成者，以私慾蔽之，故利害在前而不見，從違用舍失其宜，當者皆

論沈璞始終  
完粹



是也。孰有不爭功之心，以濟國事爲急。如沈璞者，乎向若璞從人之言，不納臧質，恐功不在我，賞不歸已，則盱眙必破，身且不保，尚何功賞之可望乎。夫以利說人，人鮮能揆義以拒之。使璞智足以及此，可不謂天質之美乎。使其希慕古人以能然，可不謂學以知之乎。旣已却虜，又歸功於臧質，此一役也。始終完粹，璞與庸遠矣。其視貪天之功，以爲已力者，賢否豈不相萬哉。

上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是以將帥莫敢自決，此其所以敗也。

論文帝犯兵家之戒

古之爲師也，推將軍之轂，委以闡外之制，不從中覆，故人得盡其才而功可立。此於古訓甚明。成敗備見，然而人君徃徃不能免中覆之弊，以取喪敗。何也。其病在於欲功出於已而已。命將出師，攻伐千里之外，而神機妙筭，親授于九重之中，幸而克捷，羣臣奉觴，上萬歲壽，以謂英謀聖斷，高出乎萬慮之表，而爲君者亦偃然當之，曰誠是也。於是侈心益縱，黷武不已，而禍亂由此出矣。不知事有幸



而中者幸可常乎。宋高祖西征東伐，身在行間，則未嘗不勝。命劉敬宣取蜀，留義真守長安，縣忤節度，則皆致敗。此文帝之前監也。况文帝將畧非長，又用昔人所短，犯兵家之戒，則雖幸中，亦不可冀矣。

初魯宗之奔魏，其子軌常思南歸，以昔殺徐湛之之父，故不敢來。軌卒，子爽亡歸，上以爽爲司州刺史，湛之以爲廟筭遠圖，不敢苟申私怨，乞屏居田里，不許。聖人立復讐之制者，以引懦夫消人慾而存天理。

論徐羨之復讐之念微

也。讐莫重乎君父之見殺，無忿志者，畏放敵而不能報。有貪心者，怵於利而不肯報。惑異端者，推命宿命而不忍報。而天理滅矣。天下未有無父之國，故父讐不報，不可名爲人。天下未有無君之國，故君讐不報，不可立於世。使人人知君父之重，皆勉爲忠孝，故有讐必報，則弑父弑君之禍息矣。徐湛之於魯爽，義不共天，乞屏居田里，不與比肩事主，似也。力伸此志，孰曰不可。乃一請遂止，尋又遷秩，湛之居內，魯爽守藩，於是復讐之念微，祿利之心



重而爲子之道滅矣

江夏王義恭奏彭城王義康數有怨言搖動民聽請徙廣州未行魏師至瓜步上慮義康爲亂武陵王駿等共譖之遂賜死

伐魏之役文帝有心王玄謨逢之文帝若引敗歸已則當如諸葛武侯宣布所失廣求規諫若治首事者猶當如漢武懲馬邑之伏誅王恢以謝海內今則責躬之詔不聞敗事之人不治沈慶之之忠諫不賞百姓之從軍死傷及出財佐軍者不復反

論宋君臣之厚

二十八年

致猜於彭城慮其生難義恭弟也而奏之於內驥猶子也而奏之於外義康竟死不亦悖乎

二十八年六月魏中常侍宗愛性險暴太子是惡之給事中仇尼道盛侍郎任平城有寵於太子而與愛不叶愛恐爲道盛等所科遂構告其罪魏主怒斬道盛等是以憂卒謚曰景穆魏主徐知其無罪甚恨之二十九年春正月追悼太子不已愛懼誅遂弑魏主人之與人類也聖人之與人亦類也聖賢爲君其職在司牧人生之養之富之教之則君職舉矣盡

論魏憲昧水  
類之戒



此職者其後必昌，或者爲君恃其強力，好武樂殺，則是自戕其類也。虎豹蛇虺尚不自戕其類，而司牧人者反不如焉，則其慘毒怨結之禍，未有不還中於已者，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往古一轍也。魏自拓跋珪以來，國勢日隆，至燾而益大，然好大喜功，并吞不已，用刑寡恕，殺人已多，威武遠揚，而死於闡寺之手，然則向者之兵鋒戰氣，適足自伐而已，可不戒哉！易不云乎：臣弑其君，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弗早辨也。景穆之死，事起

宗愛旣悟其非，當卽日受戮，乃遲回猶豫，至踰半載之久，其昧於冰霜之戒甚矣。其及也不亦宜乎！上聞魏世祖殂，下詔北伐，使散騎侍郎徐爰隨軍銜中旨，諸將方畧，臨時宣示。

古之爲師者，不伐喪，以敵國方遭大變，所當矜惻，推吾之心，有不忍焉。若乘其約，幸其禍，狙利而舉，則狄道也。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以有仁義而已矣。失則爲夷狄，中國居而夷狄行，則無以賢於夷狄矣。無以賢之，其能服之乎？宋高祖伐秦之喪，不旋

論文帝之心  
後



踵魏燾伐宋之喪。出乎爾者反乎爾。我以不仁不義自爲。則人亦以不仁不義待我矣。文帝不知戒焉。又乘魏喪而伐之。是以夷狄攻夷狄。尚何較焉。况宋魏淮南交兵之後。亦旣講解。聘問往來。通情好矣。魏燾之殂。文帝宜申飭使臣。賙死吊生。則義聲遐暢。仁心遠洽。乃中國之道也。曾不是圖。惟攻伐是務。則其心放甚矣。能無合殿之禍哉。古之爲國家者。經一事卽增一智。文帝以中覆失地喪師。不少改悔。豈天奪其鑒乎。何迷謬之不反也。

三十九年

初潘淑妃生濬。有寵。元皇后恚恨而死。太子劭深惡濬。濬懼。乃曲意事之。劭復與之善。劭濬多過失。數爲上所詰責。使巫祈請。令過不上聞。其後遂爲巫蠱。琢玉爲上形像。埋於殿下。其黨告之。上大驚。遣使收捕。得劭濬書數百紙。皆呪詛。又得所埋玉人。命有司窮治。遣中使切責劭濬。上雖怒甚。猶未忍罪也。

論宋魏行事  
不相遠

古之廢太子者。多以庶孽嬖寵惑其心。而小人欲結內援。圖富貴。于所置者爲之助。於是父子不能相保。元凶劭則異於是矣。帝待之厚。倚之深。潘如



及濬雖愛帝未嘗有廢立之意也而劭乃自生豕心形於筆墨不道之跡發露莫掩帝於是焉斷以大義集公卿下明詔廢徙遠服不孝之罪劭濬自取不慈之謗帝何有焉而以小忍遲迴猶豫至於八月之久其昧於履霜堅冰之戒甚矣其及不亦宜乎夷考宋魏行事未有大相遠者文帝保養黎庶元嘉之政於斯爲盛所謂此善於彼耳而黷武不息自隳其美殘民之禍以自災於厥身與燾相望故老子曰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後用也可不戒哉

魏以陸麗爲司徒賜爵平原王麗曰陛下國之正統當承基緒效順奉迎臣子常職不敢惜尺之功以當大賞力辭不受魏主之立高允與謀而賞不及允終身不言

陸麗高允夷狄之人也夷狄之俗惟利是嗜者也二人有迎君立主之功一則辭賞而不居一則隱迹而不言中國有不及焉可不謂賢矣乎昔者周公相武王造周室相成王致太平周公既歿成王

陸麗高允  
之賢



追念周公有大勲勞，賜魯以天子禮樂，使世祀周公于太廟。說者曰：周公有不能爲之功，故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世未知其說之非也。君子正之曰：人臣無不能爲之功，天子禮樂，非人臣所得用也。故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忠孝一道也。孝如大舜至矣，適盡爲子之分耳。功如周公大矣，適盡爲臣之分耳。舜與周公人也，豈得指其所爲，謂人所不能爲乎？人而不爲，則誰爲之耶？自此義旣明，然後知人臣以勲勞取賞，或不

滿意，怏怏怨望，至於作亂殺身者，皆不明人臣之義故耳。至於嗣君卽位，其平日臣僕莫不過有希望，襲爲故事，而恩數倍於他人，是以天下筐篋中物，私得有之，以相報勞，何示不廣之甚也。漢文脩代來功，在踐祚三時之後，纔及宋昌一人，若不數數然者，庶幾有德之事矣。

三十年，帝欲廢劭，誅濬，以告潘淑妃。妃以告濬，濬以告劭。初，帝加東宮兵與羽林等，至有實甲萬人。劭遂率兵矯詔，夜開宮門，直上合殿，帝猶未寢，遂殺之。



君臣父子之  
道

讀史管見 卷之十  
晉之申生。宋之痤。秦之扶蘇。漢之據。晉之適。隋之  
勇。唐之瑛。弘賢等之被廢殺。皆以讒間猜忌。非有  
反逆之跡也。若元凶劭則反逆之迹。形于手書。既  
與濬陳謝帝前。其暴著甚矣。非有讒間猜忌之事  
也。御正殿。召公卿。以大義廢之。已不失為慈父。劭  
濬得盡天年。不亦善乎。君親無將。其將已形而不  
治。蓄疑敗謀。其疑已久而不決。置東宮兵。與羽林  
等。使其有宮田之勢。以所謀語潘淑妃。不虞江羊  
之漏。是劭固欲弑。而文帝固使之弑也。宋文美質

溫厚。愛養斯民。然純恃智力。糾持大業。不知經訓。  
昧於父子君臣之道。禍發蕭牆。取笑千載。由是觀  
之。人君以務學為急。不知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  
名。可不信哉。

劭檢料文帝巾箱。得王僧綽所啟廢劭奏疏。劭殺之。  
王僧綽蕭懿居必死之地。知而不去。為忠耶。元  
凶劭蕭寶卷豈足忠者。以為智耶。死於昏亂之朝。  
何智之足云。然則於義何。居僧綽趨駿懿奔于外。  
善矣。

誇王僧綽  
懿不智



善矣

清河後人張日瑞重校

凶凶蕭實卷第...

王部...

心...

各...

之...

和...

讀文管見卷第十

終



